



龍蛇日記
乾

リ 6
4081
1

十三



門牌
4081
卷一-2

龍蛇日記上

壺山宋厚載

仲甫南輯著

壬辰二十五年二月遣大將申砬李鎰巡視諸道兵
備鎭往兩湖砬往京畿海西關北而還

平秀吉殺其將橘光連

本傳言春而不言月

倭人橘光連者一名康光對馬島小酋也庚寅以前
累為倭使來聘朝廷以重賞貴爵特加懷柔逮庚寅
而玄菟等偕來啓告朝廷曰日本之人變詐不測畜
謀多年已決犯上之計請誅今來數酋以明大稽云
而我國未之信至是秀吉以光連詳知我國事而義
智等分定先鋒刻日渡海光連拒之曰此兵何名也

朝鮮日本之善隣也二百年間少無罅隙通成交好
極盡誠心奈何渝盟興兵欲犯上國之境乎况我受
上國恩厚生死肉骨莫非其德我雖微眇亦人心耳
頭戴天日其何忍背恩忘德敢過朝鮮之地乎一死
所矣決不為駢兵而渡海也義智以此報秀吉秀吉
大怒即令橘光連梟示并夷九族光連一小子以商
賈出泊遠島遂變姓名逃匿得脫其後萬曆三十四
年丙午僉知金繼信等為日本回荅使至對馬島求
見光連之子光連之子先令人來探照後來見垂淚
陳前事使還朝廷建櫓祠于釜山

孫

許儀後復疏論倭情於天朝

本傳言春而不言月

其陳日本國之詳曰日本六十六國即我大明六十
六府也若論其戶口錢糧則無我十府之六原有皇
帝代代相傳不敢小任政事即大漢末列國各據形
勢互相征奪者也生養十歲則學刀學弓我大明文
字四書周易古文韜畧唐詩通鑑雜記等書然雖學
而文理不通以病終為辱以戰亡為榮平生教子弟
曰十歲百歲皆同一死寧為殺賊而死不可退縮而
生短衣短袖跣足剃頭長刀短七日隨於身鬪弓鬪
銃以贏錢名曰賻財負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其

守國也高山為城開池為河寇至則食糧者上城守
禦無糧者戮盡不顧其戰取也自兵自糧將後兵先
善明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多張旗幟以壓敵氣
一兵十旗者有之異犂眼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
勝則大驢不顧敗則喪膽亂奔勝不思敗敗不思復
長於陸戰唯知亂殺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將無定數
之兵兵無隔月之糧空國出兵不知襲後之禍負重
遠戰不思待勞之兵善行賂金反間之術勝則奪之
善結同志同死之盟得則忘之兼以假和詐盟以敗
敵國善築城圍以陷敵城假仁仗義貪婪無厭法無

大小毫無斬首黃金賣國刻薄虐民最恟急攻唯善
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養威薩摩及關東之
人剛直而善戰京洛畿內之人柔軟而善謀敵寡則
氣倍敵衆則自危有戰無陣有殺無制虛張形勢以
使驚兵能戰萬無五千其船隻又最不便廣面火底
難以搖動小有輕動則掀擺欲覆難走難立甚易攻
也未戰皆能浮言臨陣各自寒心未戰皆能舍生臨
陣各自圖生其陳日本入寇之由曰關伯并吞列國
唯關東未下去六月初八日集衆諸侯於殿前命將
率兵十萬征關東曰吾即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

造舡越十日琉球遣僧入貢賜金百兩囑之曰吾欲
遠征大唐以琉球為引導五月高麗貢驢入貢亦以
囑琉球之言囑之賜金百兩高麗貢倭自去年五月
始也按黃允吉等之始使於倭在辛卯年
則以此云去年不成說去字似是今字
今秋七月初七日高麗遣使入貢為質催閔伯速行
其時日本誣稱我國遣使入貢
傳播其國故儀後有此云云

九月初七日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三萬大將二人渡
高麗會聚堂六十六國共五十餘萬閔伯親率兵五
十餘萬共計百萬大將一百五十員戰馬五萬匹大
鋤刀五萬柄斬刀十萬長槍十萬斧刀十萬破柴刀

十萬鳥銃三十萬長刀五十萬三尺劍人人以身限
末年壬辰春起事其所謂禦國之策則曰大發兵盡
殺高麗官長伏大兵於高麗四畔以禦之又曰日本
之為將者皆富貴子弟不禁艱辛即我國之書生其
才真能者百無一人惟知亂戰而已不懼而已至於
所謂行兵不飲酒者又不可也日本之兵以酒為膽
臨戰之時一醉則氣倍忘生此法宜用之其陳閔伯
之由曰閔伯即漢大將之孫也挾天子凌諸侯擅據
京洛今之閔伯初乃民家之僕以採薪之役遇正閔
伯於道左右欲殺之閔伯釋而用之為前部刀手出

征隣國遂斬首獲功閔伯悅之賜姓木下賜名十告
次卽每以諂接事閔伯累出捷閔伯以為大將兼相
事更賜姓羽柴賜名執前次年遂殺閔伯逐其子而
自立倭弭閔伯卽初之十告次卽為今之閔伯也東
征西伐并日本諸國然未嘗有戰一陣勝一陣惟皆
以甜言大話黃金詭計得之也去年十一月死其弟
今年七月死其子內外無親一身而已我國盡殺倭
奴卽移得勝之兵五十萬徑追而入倭地倭奴心碎
膽寒束手就禽其陳未盡之事曰閔伯命列國築城
於肥前一伎對馬島三處以為渡唐館驛命對馬木

守扮作商人渡高麗以觀地勢十月二十八日回報
麗王退兵二十日之程以候閔伯其國內不服者多
矣只有一縣之衆而對馬相近者來耳然欲攻之可
唾手而得也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三
年之糧先行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為
敵唐之基若得太唐一縣是吾日本之名得矣唐之
天下在吾袖內也倭奴無知坐井笑天良可笑也又
合列國之兵渡高麗焚舟破釜曰取麗國暮夜築
城不許掠人取財凡築城及征伐不許小停一刻拾
取一芥雖有黃金不許視之臨陣不許尺回遇山則

山遇水則水遇陷窅則落陷窅不許開口停足進前
死者留其後退後生者不論王侯將相斬首示衆盡
其族其法令之嚴有如此十二月強占豐後王之妻
為妾下令西海道九國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
國應之傾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此數國
者皆生疑慮曰此舉非征大唐欲襲我等之後滅我
族耳各密議謀反倘謀反之事諧則閔伯入寇之事
不得成矣孤按此疏文理未安處太多雖是騰書
者多有誤謬未必若是之甚少是儀後文
理短拙而然姑書于
以待他本考證

四月平秀吉令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大舉入寇陷釜

山鎮僉使鄭撥死之陷東萊府府使宋象賢死之
平秀吉以我國不許借途發諸島兵二十萬親領至
一歧島以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以平行長平義
智平調信玄蕪等為導舡四五萬艘蔽海而來十三
日乘曉霧渡釜山僉使鄭撥宣出獵于絕影島初以
謂朝貢之倭俄見舡艫無數急還入城趣城外軍民
無遺入城使人往見留館倭只有四人即令捉囚鑿
沈戰舡孤率民兵守堞翌曉賊圍城百匝乘西門外
高處發砲如雨撥拒戰良久矢盡中丸死城遂陷宣
僉使之妾亦自刎而死其後萬曆癸卯撥妻任氏上

書頌寬曰撥守孤城力戰而死或以為弃城遁去泉
壤究魂不得瞑目上令本道訪問戰死曲折特賜褒
賞東萊府使宋象賢盡駟境內民兵及招旁縣兵入
城分守左兵使李珏自兵營馳入俄聞釜山陷托言
我大將當在外犄角即出陣于蘓山驛宣象賢大呼
曰孤城將陷主將來援何忍弃去珏不聽十四日黎
明賊兵大進圍城孤象賢登南城督戰半日而城陷
象賢甲山被朝服坐交椅不動賊兵遂集欲生執之
象賢以靴尖拒踢之遂遇害宣而神色不変助防將
洪允寬中衛將梁山郡守趙英珪代將宋鳳壽教授

盧蓋邦等皆死之象賢之妾北道妓女也亦不屈賊
並殺之孤象賢既死平調信見而歎悼之宣收象賢
及妾兩屍孤為棺斂埋於城外立標而識之甲午兵
使金應瑞見清正於蔚山清正具述其死義狀且許
其家人收尸返葬衛以出境命贈吏曹叅判官其子
一人城將陷象賢知不免手題扇面云孤城月暈
大鎮不救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付家奴歸報其父宣
方其從容就死時官奴及唱者啼哭趁入手扶衣齎
甘而同死賊盍竒之其後賊謂被膚者曰爾國忠信
惟東萊一人而已孤庶人申汝槽從象賢象賢遣歸

途中聞釜山陷謂人曰吾臨亂不可負恩遂還入城
同死宣

四月慶尚監司金晬發兵赴援釜山不及

時晬在晉州釜山羽書卒至遂發左右道兵相繼赴
援十五日晬自晉州馳至班城聞釜山已陷卽具馳
啓遂整軍馳過咸安進至恭原 時朝廷以右兵使
曹大坤衰老以金誠一代之孤

四月倭賊分兵三路進兵

倭賊分兵三路進兵一軍由慶陽進左道一軍由密
陽進中道一軍自密陽由梁山進右道十六日中路

賊陷梁山時金晬至梁山聞賊已過梁山卽馳赴密
陽見賊大至卽退還梁山夜渡洛江走草溪移文全
羅監司請援兵文到湖南法俱皆有避賊之計孤

四月慶尚左兵使李珪走還本營

珪自蘓山馳還本營無意戰守之備趣令首鎮撫發
人馬搬移其妾及綿布千餘疋鎮撫有難色珪大怒
立斬之孤

四月慶尚左水使朴泓遁去

泓聞賊至焚糧械遁去孤

四月中路賊犯密陽府使朴晉潰圍走

十七日中路賊直擣密陽路府使朴晉自梁山退還
按晉之在梁山似是監司送救釜山而不可攷遮截于黃山危棧臨江處賊
將乘銀轎張銀傘長駟迫逐晉力戰斬教級晉軍官
李大樹金孝友又連殺殺賊而已中凡而死而賊已
踰嶺截其歸路前後受敵晉奔還本府自焚倉庫而
出城則賊鋒已滿城外晉單騎衝突斬賊二級潰圍
而走由是晉知名是日左道賊亦向慶州孤
四月分遣諸將下嶺南
賊報之至大臣備邊司會賓廳啓請以李鎰為巡邊
使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倣為右防

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為助防
將守鳥嶺起復前江界府使邊應星為慶州府尹然
無見兵只令自擇軍官以行及陷敗之報續至都城
大震時四方徵兵未至李鎰率杖騎軍官六十餘人
行收兵得四千餘人促程馳赴宣

四月倭陷金海

十八日賊舡二百餘艘自釜山移泊金海遂圍城府
使徐禮元與草溪郡守李惟儉守城終日接戰夜半
惟儉詐稱狂驚破門先遁禮元亦追惟儉出走城遂
陷孤

四月中路賊陷靈山清道

十九日自密陽犯靈山清道等地勢如風雨所過亦地右路之賊始由靈山分道監司金晬又退走于陝川孤

按宣廟寶鑑云賊分三路一路自金海出右道徙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踰秋風嶺出忠清道慶尚監營營吏告目全羅監司亦云右路賊自金海昌原至右兵營兵使接戰不勝賊由咸安恭原靈山昌原至玄風分作二三運一運到星州一運由宜寧三嘉陝川向高靈此與寶鑑相符皆以右路賊由金海

而來然寶鑑則泛說由金海出右路至星州不知其中間作路之如何營吏告目則自玄風分作二三運一運由宜寧三嘉玄風之於宜寧三嘉過去路程已多豈可復退還而由宜寧三嘉乎孤山之分別賊路俱有日月歷歷可攷昌寧玄風之陷在二十一日金海賊之陷昌原恭原在二十三日則似不可及二十一日至玄風雖云別枝向玄風自金海不由昌恭原則無以至玄風而若直到洛江由密陽靈山而行賊必由東萊而不由金海之迂回矣愚意則孤山之以右路賊由密陽而分之說似是金海賊則如左路之

一枝向長鬻者以若干兵分蕩於江海之間而已其上京右道兵則自密陽分者是耳竊覘金晬之設施未少能的探賊情金晬之所知既如此則必以此報于朝廷無在乎寶鑑之如此且覘孤山錄盛稱金誠一功德孤山似是誠一之門下誠一主管右道之事則孤山似當詳知右道事且孤山或作書記於南原或主義兵於智异山下二處俱是湖嶺要衝是以能知湖嶺之事而記之甚詳是以以孤山之說為主而特添右路之賊始由灵山分道十箇字以別其賊路分岐令覘者易曉云

四月慶尚右兵使金誠一至咸安赴任

誠一行至宜寧二十日由昇津渡江至海望原前兵使曹大坤與之交搜印符兩賊騎衣羽衣金甲金假面四方俱有耳目周回如踏車狀引數十步倭揮鈞躍馬而進誠一令軍官金玉趕殺金假面者奪得金鞍駿馬寶鈞而還誠一遂獻馘馳啓是夜移陣咸安孤

四月左路賊陷蔚山兵營及慶州右路賊陷昌寧玄風中路賊陷慶山大丘

二十一日左路賊向蔚山時十三邑兵齊到八城兵

使李珣欲空城出陣安東判官尹安性曰豈可弃城
出陣珣曰合其虞侯及諸守令守城可也顧分所領
石戰軍屬我我卒精兵出陣西山侯賊至內外協擊
也遂從西門出顧安性等指示木和樓曰汝等不知
賊兵已滿于彼耶即馳問西山安性奮罵撫劍目之
虞侯元應斗亦有遁去意安性怒叱曰主將無故出
城罪當斬尚留汝等令守城汝且欲遁耶應斗不敢
動而已賊兵至李珣元應斗已先遁去十三邑兵皆
潰珣武藝絕倫及除本職其放砲別用海磨石如彈
丸者十餘斗以試之聲勢俱烈人頗倚重至是東萊

之敗挺身遁去兵營受圍空城先寨左路賊一枝自
彥陽從間道進犯慶州時府尹尹仁涵以捕亡將在
西川判官朴毅長長馨縣監李守一等在城賊一騎
馳到東門外植牌文而去取而視之則云島主領兵
來到判官速出城聽約束毅長等空城遁去 時龍
宮縣監禹伏龍以緹援將領軍到年陽河陽代將亦
領軍五百餘名赴慶州兵使以為河陽本防營所屬
令退聽防禦節制伏龍食道邊見河陽軍退還疑其
為賊先鋒招令詰之代將以實告伏龍密令軍中曰
此非附倭則必逃軍也令軍中圍捕佯為點閱而戮

之無由流血成渠河陽一邑軍兵以以蕩盡伏龍卽
以捕斬土賊瞞報于防禦使 二十一日右路賊陷
昌寧玄風中路賊陷慶山大丘自興左右道路塞不
相通孤

四月拿問金誠一復以曹大坤為慶尚右兵使

上追咎誠一前自日本還言日本必不動兵之言有
是命誠一聞拿命已下而道梗不得達曰君命不可
久稽即馳道是日虞侯李俠沉軍抵於池水燒倉廩
而遁去昌原府使張儀國亦弃城走曹大坤復為兵
使孤

四月幼學郭再祐起兵討賊

再祐宜寧人孤本儒生早棄學業有武勇亦自晦家
頗饒財宣聞諸城連陷而列鎮及方伯守宰皆避入
深山莫敢交鋒乃奮然曰聖朝休養二百餘年一朝
有急皆為自全之計不顧君父之難今若以草野不
起則是舉一國三百州無箇男子寧不為萬古羞耶
於是盡家財募聚孤以為恟盜果悍異於平人跟
尋其類說以禍福先得數十人漸聚兵宣如沈大承
權寫張文章朴弼等十餘人皆勇敢善射之人是日
相與約定舉義手下勇士五十餘人孤諸道義兵湖

南高敬命金千鎰郭再祐鄭仁弘湖西趙憲最先兵
時三道帥臣皆失衆心督發兵糧人皆疾視遇賊皆
潰及道內名人巨族共儒生等承朝命倡義而起聞
者激動遠近應募雖不得大有克獲然人心國命賴
而維持宣

四月以申砮為巡邊使南下

臺諫啓請宜使大臣為體察使檢督諸將李山海請
遣柳成龍上從之以金應南為副成龍問策於申砮
砮曰李鎰以孤軍南下而無後去體察使雖下去非
戰將宜使武將星馳先往為鎰後緝成龍乃與應南

請先遣申砮上召問砮亦不辭遂以為都巡邊使行
將發上引見賜寶劍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皆斬之
時上以金汝沕才勇可惜命於防禦緊要處定配立
功自效州洗汝沕使坐事被逮汝沕出獄成龍召與計事
大奇之啓曰臣今始見汝沕不但武勇才畧過人請
置幕中資其籌策上許之砮又請曰臣曾鎮西洛知
汝沕非但武勇乃忠義之士請付臣先行上從之砮
所部都中武士材官并外司庶沅閑良人能射者數
十人令朝官各出戰馬一匹助之行收旁邑兵僅八
十八孤

四月中路賊陷仁同右路賊陷星州左路賊陷永川
新寧及安東長髻金海賊陷昌原兵營恭原等地
二十三日中路賊陷仁同右路賊由玄風渡洛江犯
星州判官高覲遁走牧使李德忱僅以身免賊入城
中稱牧使誘聚愚氓窮民無賴者多降附左路賊自
慶州進陷永川郡守金潤國遁走又自永川進陷新
寧回向安東府使鄭熙績遁走左防禦成應吉助防
將朴宗南留義興退縮不進左路賊一枝自慶州進
向長髻縣監李守一自慶州退還陣于城外賊兵四
進守一乃退走金海賊是日進陷昌原兵營回進陷

恭原

四月以金晬為都巡察使

時晬退在知禮

四月中路賊陷善山左路賊陷義興

二十四日中路賊由仁同渡洛江進陷善山左路賊
由新寧進陷義興縣監盧景栢遁走 時嶺南人降

付於賊受其牌者甚多金晬令朴晉裴楔覘賊于善
山道遇七人佩竹牌見晉等以為賊黨乞哀馬前跪
納倭書上面大書一令字其下細書曰郡縣黎民速
還右宅男稼苗收麥女畜蚕繅緒各勤家業若吾軍

士犯法者必罰焉天正二十年月日拾遺侍中平義
智下着署矣孤

四月中路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敗走忠州

巡邊使李鎰到尚州不明斥候有人告賊已過善山
者鎰以為惑衆即斬以徇至是賊已逼而無敢先告
者

二十五日中路賊自善山犯尚州是日曉霧迷漫聞
炮聲而後始知賊鋒已到竹垠鎰出陣城外北川賊
或耀鈞跳躍而入或寡伏膝行而前須臾蔽野鎰軍
自潰填塞北川賊以突騎蹙之積屍如丘從事官弘

文校理朴箠尹暹防禦使從事官兵曹佐郎李慶流
判官權吉皆死宣鎰僅以身免孤到聞慶狀啓待罪
還踰鼻嶺赴申砒軍宣朴箠金晬之婿也時年二十
二鎰以為箠在軍晬必盡心力請從事或云箠不死
於賊避入山谷中見咸陽人印老龍曰吾十八登壯
元受國厚恩今戰不利何面目見天顏乎遂自刎孤
四月中路賊陷咸昌聞慶縣監申吉元死之
二十六日中路賊陷咸昌至聞慶聞慶縣監申吉元
自度初不離官門是日方坐衙刑其土賊之破散官
庫者賊鋒猝至人皆駭散吉元單騎避入山麓賊追

及欲降之吉元奮罵不屈賊斫其四肢而後殺之比
死罵不絕口孤

四月左路賊陷軍威庇安及迎日

左路賊陷軍威庇安庇安縣監金仁甲遁去遂陷之
左路一枝之在長鬚者進陷迎日甘浦安東判官尹
安性單騎還府知府使已遁去遂西走豐基豐基郡
守尹克任弃城遁走孤

四月金晬自知禮還居昌斬草溪郡守李惟儉孤

四月巡邊使申砮進屯于忠州達川

先是砮在龍仁聞賊勢猖獗馳啓曰賊勢甚盛實難

防禦今日之事不勝悶迫都下恃砮如干城及聞悶
迫之啓士民涵惧日夜遁潰孤砮軍次丹月驛獨與
數人馳至島嶺看審形勢金汝沕曰彼衆我寡難以
抵鋒宜守此險阨以禦之又欲據高丘逐擊之砮皆
不從曰此地不可用騎當於原野一戰孤遂還忠州
遇李鎰於道問賊勢如何鎰曰此賊非庚午乙未之
比又不若北狄之易制今既不能據險遮絕若交鋒
廣野萬無當之理寧退守京城砮怒曰爾既敗軍又
復驚動軍卒法當斬茅當立功自效孤遂狀啓請貸
李鎰從軍自効仍引兵還屯于達川之彈琴臺背江

而陣汝功知必敗乃遣奴寄書于子流玉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者男兒死國固其所也國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 宣

四月全羅防禦使郭滌等領兵赴援嶺南

二十七日防禦使郭滌助防將李之詩領兵五千自

南原雲峰向咸陽孤

四月中路賊踰嶺陷忠州巡邊使申砬敗死 按寶鑑云左路

賊至嶺下與中路合而踰嶺云而與孤山錄相左孤山有日月故以孤為主然二書俱無左賊去處似是

由豐基踰竹嶺然不可致以待他故

二十七日中路賊踰易嶺初賊疑兩嶺之難過及至

山路寥闊絕無人蹤遂大喜跳踉而過孤至丹月驛

翌曉分路大陣直入忠州城左軍循遶川沿江而下

右軍循山而東從上流渡江 宣時斥將金孝元安敏

等馳告曰賊鋒已逼砬怒其驚立斬二人曰下令改

易陣伍而賊兵已出我軍之後圍繞千匝 孤戈戟耀

日炮聲振地砬眾大潰人爭投水流屍蔽江砬與汝

功馳射殺賊數十人皆赴水死 宣時砬所率諸道精

兵及武官二千宗族百餘負內侍衛卒六萬餘人皆

擄死我國精兵盡殲於忠尚之役云 按砬之發京師

行收旁邑兵八十餘人行其間日字又不多兵卒之聚不當至於六萬之多且內侍衛卒則似是輦下之

兵何不出師時將去而只云二十
人耶孤山恐有誤聞之致當更改
忠州牧使李宗長道去時忠州之人恃砬在家待變不意軍破賊兵
四散殺掠之慘益不可言孤李鑄從間道入山遇倭
殺三射得一級渡江馳啓朝廷始知砬敗死遂貫鑄
罪宣

四月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為平安道巡察使崔興源
為黃海道京畿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

將有西幸議而元翼曾為安州牧使興源為黃海監
司皆有惠政為民心所附故使之先往撫諭以備巡
幸宣

四月慶尚右兵使曹大坤遁走賊焚宜寧

金海賊之屯昌原者四十餘騎追避亂人亂流渡江
掠宜寧之新反遂乘虛入城焚官廨城門大坤方在
三嘉以為大賊逼境弃旗鼓遁匿晦山書院孤

四月右路賊陷開寧金山

二十八日右路賊自星州進陷開寧金山右道防禦
使趙倣從事李晬光收兵遮截于秋風驛金山驛名兵潰而
走孤

四月左路賊進屯于唐橋

左路賊自庇安出屯于醴泉之多仁左道助防將朴

宗男自義城從間道退走于安東之豐山盡焚倉庫而去賊自多仁渡河豐津出龍威之境陣于唐橋當在六月時慶尚監營營吏告目于全羅監司云今到私通內倭人不看甲冑衣內看甲其否不知兵器則只放鐵丸用釘而已所過列邑軍器庫外官舍不焚道傍大家及盛閭衝火中路之賊不可勝數由東萊梁山密陽清道慶山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巡邊使接戰敗北賊徒焚陷尚州咸昌已至身嶺日間有踰嶺之勢而未得聞右路之賊僅四五百名自金海昌原至右兵營右兵使接戰不勝賊由咸安恭原梁山

昌原玄風盡為焚蕩自興分作二三運一運二百餘名今到星州一運百六十名由宜寧三嘉陝川向高靈之後不知厥後所向又零賊二三名按二三名本三或二三名不知所從來潛到金山右防禦使接戰我軍奔潰之後不知去向其路上去之計未能詳知左道慶州路賊自變生之後列邑空虛道路絕塞迨未見一張消息又倭艇二十隻發自釜山已到巨濟右水使與全羅左水使時方約束攻擊倭賊到處年少男人則盡斬老幼與女子則不殺而美女及閭家所偷之物牛馬馱載道路絡驛所載牛馬皆使我人牽

行擄掠我人以為其徒者為半云云孤

四月右路賊踰嶺入湖西陷黃澗青山等地孤

上浚西幸計丹封光海君為世子

先是上聞賊勢漸逼遂定西幸告急之計先遣李元翼西出攷仍移咨遼東都司申報各衙門使之轉奏于時羣臣皆以為宜建儲嗣以鎮危疑列而上無嫡嗣臨海君及光海君即恭嬪金氏出而臨海君為長至是議建儲臨海君有狂疾故歷二十八日上召大臣以光海君定為儲嗣列世子名琿字其所生年月及處所無可攷璿時國事蒼黃未及專奏先令咨報

遼東轉奏朝廷列仍令世子監撫軍國丹對教書在

時大臣俞泓泣諫曰宗社在此臣民在此殿下馬往不可輕動使人心驚搖上收淚龍袍喟然長歎曰予何往哉冀得臣民戮力遂以背城一戰之計下哀痛教以判書金命元為都元帥傾率京畿遺漏之丁出陣于漢濱兵曹備邊司督設守城之具將近旬日士民皆潰無人所從急令戒嚴城門不許人物出入城中貴賤士女晝夜緹城出走或恐眷屬相離以索相結而遁都中無賴之徒結黨追逐美女財寶見輒奪掠不分縉紳傷殘盈路上聞人心至此浚意避敵孤

按孤山日記此一段在申破敗報下而申破之敗在
二之八日報聞在二十九日敗報下而申破之敗在
其夜在敗間報之能下不許多措置而且其有將近旬日則
嶺南未必若是之甚且其書以李元翼等西出及策
封世子俱在敗報之後必是孤山追記之際有此顛
錯姑記于此以待他書更及二十九日夕上聞忠州
敗報上出御東廂議凌西幸之計大臣等啓事勢至
此車駕暫幸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恢復掌令權快請
對請守京城柳成龍啓曰快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
然仍請分遣王子於諸道召呼勤王兵以圖恢復世
子隨駕而行上許之宣
四月全羅監司李洸調發勤王兵

二十九日全羅監司李洸令列邑調發勤王兵凡十
餘萬慶尚監司金晬亦收燼餘欲與兩湖兵偕行自
居昌到咸陽時嶺南六十餘邑盡已淪陷唯右道六
七邑童免兵火而軍卒則已散矣孤

四月上西幸

前數日都中已空孤至晦日凌西幸之議闕內史僕
等喧嘩而退俄而衛士盡散更鼓斷絕宣上泣曰二
百年休養何無忠臣義士一至於此哉夜深李鑑扶
啓始至云賊今明必至都城扶入良久上出敦義門
西行令祠官奉宗社位版先行世子隨駕後出王子

信城君珮定遠君諱從之上戎服執鞭王妣步出仁
和門侍女數十人之夜黑雨暗咫尺不辨都承旨李
恒植執燭導王妣如問知姓名慰勉之宣
五月上幸開城府

平明上踰沙峴是日大雨京畿監司擢徵迨至進所
着雨衣一行沾濕至碧蹄驛宣閭里空虛八珎闕膳
孤台見尹斗壽解佩刀與之曰卿兄弟可勿離予行
上發東坡館是朝召見大臣李山海柳成龍曰李某
柳某事乃至以予何往乎毋俾忌諱悉心以言又招
尹斗壽進前問之諸臣俯伏流涕不能遽對上顧問

李恒植曰承旨意如何對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
力屈八路俱陷則便可赴訖天朝斗壽曰壯道士馬
精強咸興鏡城皆天險足恃可踰嶺北行上曰承旨
言如何成龍曰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則朝鮮非我
有也上曰內附本予意也成龍曰不可恒植曰臣之
所言非直欲渡江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與成龍
反覆爭辨成龍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
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李山海終不對成龍退而
責恒植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雖從死於道路
不過為婦寺之忠以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

信城君珣定遠君諱從之上戎服執鞭王妣步出仁
和門侍女數十從之夜黑雨暗咫尺不辨都承旨李
恒祐執燭導前王妣知姓名慰勉之宣

五月上幸開城府

平明上踰沙峴是日大雨京畿監司擢徵追至進所
着雨衣一行沾濕至碧蹄驛宣閭里空虛八珍闕膳

如名見

尹斗壽解佩刀與之曰卿兄弟可勿離予行

上發東坡館是朝召見大臣李山海柳成龍曰李某
柳某事乃至此予何往乎毋憚忌諱悉心以言又招
尹斗壽進前問之諸臣俯伏流涕不能遽對上顧問

李恒祐曰承旨意如何對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
力屈八路俱陷則便可赴訐天朝斗壽曰壯道士馬
精強咸興鏡城皆天險足恃可踰嶺北行上曰承旨
言如何成龍曰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則朝鮮非我
有也上曰內附本予意也成龍曰不可恒祐曰臣之
所言非直欲渡江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與成龍
反覆爭辨成龍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
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李山海終不對成龍退而
責恒祐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雖從死於道路
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

福謝之宣馳至長湍府使已道四顧無人一行更餒
少歇即馳向開城府孤上御南門棲聚民人慰諭有
旨令各陳所懷父老等前言願召鄭政承謂鄭澈也
上曰知道即命釋澈下旨曰知卿忠孝大節可速赴
行自己丑辛卯被罪人今得放還叙用宣

五月全羅防禦使郭焯進軍至金山而還

全羅防禦使郭焯領軍至金山境本道右防禦使趙
倣等來會至金泉驛捕賊五級曰聞郡中有苗倭逐
進兵圍捕斬獲三十餘級我軍被害者五十餘名郭
焯即還全羅方接戰時一賊持長鈞闌入幾擊趙倣

倣以赤手抱賊相持良久軍官鄭起龍突進斬賊倣
得不死孤

五月全羅助防將李由義領軍赴申砬軍不及還

初宣傳官自京到李由義陣宣旨云領軍二十馳赴

忠州受申砬節制由義承命行至連山聞申砬已敗

賊至京畿引兵還孤

五月倭到漢江苗都大將李陽元都元帥金命元退
走

忠州賊路上京一路趁驪州渡江由揚根渡龍津出
京城東路一路趁竹山龍仁至漢江黃澗賊由水同

入清州轉向京畿旌旗鈞戟千里不絕砲聲相聞宣
所過列邑皆留酋稱宰誘聚愚民散給倉穀且造名
牌以標其降附以此民多姑從又自釜山達京城開
三路孤或十里或五六十里據險設營夜則舉火相
應宣以備深入路梗之弊初二日至漢濱按此入京
及孤山皆說熱水同之賊似不可及此時到京揚
不先言東路有賊只言漢濱之賊則此少只是龍仁果
大賊則尚在初二日廣津麻田沙平銅雀等處一時
四五日則尚在初二日廣津麻田沙平銅雀等處一時
乘將亂渡孤時元帥命元率兵千餘屯濟川亭賊發
砲亂九亂落亭上命元遽退走宣時元帥陪吏趨伏

校倚下告曰賊兵渡江軍卒盡散奈何再三告稟一
無應辭仰視則元帥已去但虛床而已賊既渡江大
喜曰麗國可謂無人險嶺無兵長江不守若有一夫
吾難至矣遂進兵至東南門外城中寥寂絕無人形
賊反疑之不敢入城孤

五月倭賊入京城

賊屯門外一日城中民出迎曰國空無主初三日賊
遂入城焚宮闕括索帑藏日輸本土初倭之初渡海
也謂被擄人曰爾國何用防禦不過二十日當入京
城至是果如其言孤

五月命金命元守臨津

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狀上以命元無病不司退道
之罪命更徵京畿海西兵把守臨津南兵石吉破方
逃職還命為守禦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勢劉克
良亦領兵來屬宣

五月以鄭澈尹斗壽為左右相孤

五月下罪已書于八路兵使召募義兵宣

五月上發開城向閔西

上留開城二日發向西路次金郊驛是日聞賊已入
京城西向上蒼黃促行時廟社主奉安于開城穆清

殿仍瘞之上到寶山站尹斗壽聞之亟請遣禮曹叅
議奉出以來宣一日駐蹕山谷竟夕闕供野婦泣進
粟飯上禦曰此味勝八珍粟之貴如此又一日大雨
不得行駐蹕道傍村舍上御拏室羣臣扈駕者十餘
兩伏終日飢餒矣孤

五月全羅監司李洸率勤王兵到公州罷還

初洸聞賊犯京畿恐以方伯難於偷生即將教書印
信節鉞冠帶置于全州真殿避向古阜衆論喧騰咎
之不得已乃復視事又喜賊報甚微按時京向監司
智之來出於反泯請兵及其軍功還報每被抑潰又
反泯懷憤擊殺義督與倭分為二軍不久當自潰又

五月命金命元守臨津

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狀上以命元無病不問退道

之罪命更徵京畿海西兵把守臨津南兵使申

述職還命為守禦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勢劉克

良亦領兵來屬宣

五月以鄭澈尹斗壽為左右相孤

五月下罪已書于八路兵使召募義兵宣

五月上發開城向閔西

上留開城二日發向西路次金郊驛是日聞賊已入

京城西向上蒼黃促行時廟社主奉安于開城穆清

殿仍瘞之上到寶山姑尹斗壽聞之亟請遣禮曹叅

議奉出以來宣一日駐蹕山谷竟夕闕供野婦泣進

粟飯上禦曰此味勝八珍粟之貴如此又一日大雨

不得行駐蹕道傍村舍上御拏室羣臣扈駕者十餘

兩伏終日飢餒矣孤

五月全羅監司李洸率勤王兵到公州罷還

初洸聞賊犯京畿恐以方伯難於偷生即將教書印

信節鉞冠帶置于全州真殿避向古阜衆論喧騰咎

之不得已乃復視事又喜賊報甚微按時京向監司

智之來出於反泯請兵及其軍功還報每被抑下故

反泯懷憤擊殺義督其倭分為二軍不久當自潰又

日我國大將領百餘人於慕華館其倭交戰斬獲甚多
賊倭退壯由新門入爭門相殺者亦多又日金合
元扼江而守賊求得二缸滿載其軍中既覆沒遂傳
以時以茅虛傳甚多此李沈所以有喜聞也
檄兩南率勤王兵行到公州聞賊入京鳴金退師大
軍遂潰還時沈致書於前府使高敬命乞招諭義
旅檄草敬命草送檄文且遺書畧曰今日之事鞫旅
勤王是茅一義而亦當要以固絕人心為先橫賊之
侵固已不勝其擾而招兵不已民尤不安其業矣古
人曰兵務精不務多苟善用之見在之兵足以制勝
苟不善多何益只令邦本日搖國事日去耳大駕
西巡箕城凋弊不獨百官有司之需無以支用至於

大官膳羞之供亦為寒心竊聞群山上供稅米到江
而迴法聖之倉未及發舡云信斯言也今以重賞厚
募漕軍舟于西海以建大同之津倘令其半得至行
在不但軍國之用賴而不乏而四方人心亦恃而不
恐矣今倭賊捨舟登陸千里戰鬪雖使竊據都城陸
路已塞而西方海路尚未梗也及今奮之事可為矣
但依平常事例只以微末庸將勒令領去意外之憂
亦不可不料募得忠勇之人通於舟楫者量給精卒
為且戰且行之計則不但軍糧無事得達而行都軍
容亦稍振矣但民心方擾集兵未易則汲汲措置祇

令漕卒依前領去亦或可乎然稍迎時日則安知彼
賊不為生心今日朝廷号令不出於軍前四方輟聞
不達於行都此可謂痛哭流涕者也若以重購厚募
鮑作偽若漁採令達蠟書無事往返則許以啓補官
資或優給米布二者之中唯其所願且致其妻子于
官限回還間日給酒食倍加常數外以示周養之恩
內以行羈縻之計四方諸將合力勤王則要當水陸
并進大軍直從坦途竒兵間出海道使賊腹背受敵
疾雷不及掩耳是亦兵家竒正之道也狐大按此書
箕城之語或是
洗再舉時事也

五月慶尚左兵使李珪左水使朴泓等逃還

李珪朴泓等各率虞侯其防禦使成應吉助防將朴
宗男邊應星安東判官尹安性豐基郡守尹克任禮
泉郡守邊良佑等托言勤王奔嶺南踰竹嶺去其後
元帥在臨津斬李珪孤

五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破倭兵於玉浦前洋

初舜臣在本營知倭寇必來戰具無不脩備造鉄鎖
橫截於前洋又創作戰舡大如板屋上覆以板板上
置十字細路以容人行餘悉以錐刃布之無着足處
前龍頭後龜尾皆有鏡穴左右皆有六穴遇賊覆以

編茅賊欲登舡則斃於刀錐掩圍則四面銃發是以賊舡雖雲集而舡則出入橫行所同披靡大槩狀如龜故名曰龜舡及聞釜山陷舜臣名諸將議進討事皆曰本道舟師當守本道往討嶺賊恐非其任軍官宋希立鹿島萬戶鄭運獨以為進討為可舜臣大悅厲毅曰賊勢鴟張國家汲汲豈可諉以他道乎我之試問者姑見諸將之意耳今日之事惟在進戰而死敢言不可進者斬一軍股慄自後多奮願效死五月初一日聚諸將於前洋戰舡二十四隻呂島水軍黃玉千欲逃避斬之以徇初四日進至唐浦使人求

慶尚右水使元均所在時均戰舡七十三隻盡敗於賊而獨餘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萬戶禹致績所乘舡各一隻均則只以一小舡在於傑望浦分以均習嶺南水路邀之因給戰舡一隻約與同事初七日到玉浦見倭舡三十餘隻列於海口公麾旗進軍諸將踴躍先登盡捕滅之初八日至固城明月浦聞大駕西巡遂姑還師本營後以此加舜臣嘉善忠先是慶尚右水使聞賊連陷諸城引舟師向加德見賊舡蔽海遂退還諸將亦稍稍散去均盡沉戰舡欲登陸而避玉浦萬戶李雲龍不可遂止均與雲龍等

數舡退在露梁雲龍請求於李舜臣時舜臣與右水使李億棋率舟師在左水營聲卒呼報令候舡問之則曰慶尚道玉浦萬戶李某也賊兵充斥諸鎮瓦解右水使元某力不能支退保露梁追兵退趕已滿於泗川南海之洋願乞全師勦擊不然則嶺南已矣禍不遠於湖南矣舜臣聞之莫不憮然相顧光陽縣監魚泳湛見諸將推托奮臂大言曰嶺南非王土耶此倭非國賊耶嶺海諸鎮已盡隱沒只有數舡來泊我境彼賊匪數已在其後我一道完師觀望在此請援而忽視見賊而恬然坐使嶺南今日盡沒則明日

之事何以處之救人急而坐而待賊不幾於恟懦乎將軍計之諸將聞之莫不疾視舜臣不答沉思過夜翌曉舜臣聚將士謂泳湛曰光陽以救嶺南為我可亦思之亦且有理但嶺南討賊不必露梁而止深遠水路無人經譏以不可不慮泳湛曰此則我當之願以我為先鋒舜臣喜曰依光陽分付即豎將旗以泳湛為先鋒防踏龜舡將申汝良為斥候順天府使權俊加里浦僉使具思稷等為中翔左右將並李億棋軍舡發露梁與元均會按此一段出於孤山錄中而無記日抵孤山都合舜臣前後事為一段而本段則前後事蹟顛倒而忠武公家乘大不相合故事蹟以後

數舡退在露梁雲龍請求於李舜臣時舜臣與右水使李億棋率舟師在左水營望卒呼報令候舡問之則曰慶尚道玉浦萬戶李某也賊兵充斥諸鎮瓦解右水使元某力不能支退保露梁亮兵已滿於泗川南海之洋願乞全師勦擊不然則嶺南已矣禍不遠於湖南矣舜臣聞之莫不撫然相顧光陽縣監魚泳湛見諸將推托奮臂大言曰嶺南非王土耶此倭非國賊耶嶺海諸鎮已盡隱沒只有數舡來泊我境彼賊匪數已在其後我以一道完師觀望在此請援而忽視見賊而恬然坐使嶺南今日盡沒則明日

之事何以處之救人急而坐而待賊不幾於恟懦乎將軍計之諸將聞之莫不疾視舜臣不答沉思過夜翌曉舜臣聚將士謂泳湛曰光陽以救嶺南為可我亦思之亦且有理但嶺南討賊不必露梁而止深遠水路無人經譏以不可不慮泳湛曰此則我當之願以我為先鋒舜臣喜曰依光陽分付即豎將旗以泳湛為先鋒防踏龜舡將申汝良為斥候順天府使權俊加里浦僉使具思稷等為中翔左右將並李億棋軍舡發露梁與元均會按此一段出於孤山錄中而無記日蹟顛倒而忠武公家東大不相合故事蹟以前

家乘為主然魚泳湛一事是無於家乘者而家乘既
言宋希立鄭運之事則泳湛之獨見漏誠可怪或
孤山得之傳聞而有誤耶姑記於此而以備他考
且此段在下元均退走露梁之下似是以五月二
十日擊此則舜臣初出師之日也似是以五月三日
合擊此則舜臣初出師之日也似是以五月三日
其請救似在海賊陷鎮海固城等處右水使元均
潰一請救似在海賊陷鎮海固城等處右水使元均
走露梁招諭使金誠一遣兵擊却之兩段
都在舜臣初出師前然無可攷姑待他

五月招諭使金誠一至咸陽

初誠一以拿命行到稷山象宥復奉招諭使之命由
湖南至南原初五日至咸陽郡守李覺獨坐空館只
有老吏數人而已誠一督郡守召聚鄉人且傳檄道
內於是趙宗道李魯等皆來會 誠一之來也金晬

自咸陽抵雲峯路逢誠一誠一曰封疆之臣當死封
疆何為至此願令公速還晬乃還咸陽日向安陰
五月以金功為安集使

功慶尚道榮川人從間道得達嶺南

五月前縣監趙宗道等傳檄募兵

初咸安文臣前縣監趙宗道前直長李魯等在京聞
度即馳還本道宗道謂魯曰入吾界當倡起義兵如
不克濟當與同志溺水死義不可辱至是傳檄招募

義兵

五月郭再祐收復宜寧三嘉陝川等邑

再祐之起兵也發宜寧草溪倉穀又取岐江奔舡稅
米以餉軍人言藉藉或以為發狂或以為作賊陝川
郡守田見龍以陸賊報營門士卒皆散去會招諭使
至聞其名招見激而勸起於是士卒還集再祐討賊
不問多寡直前無畏每以一當十戰時必着紅綃帖
裏俱堂上笠歸自弭曰天降紅衣將軍馳馬掠陣往
來倏忽或隱或見賊徒莫測其端然後盤馬回提擊
鼓徐行以為行軍節次賊徒不知其軍兵多少不敢
逼迫每置陣二三息之程連設候望潛報平否賊到
百里外已先知之是以常逸而不勞賊亦謂之紅衣

將軍不敢登岸焚掠又約軍中曰要項殺賊何必斬
級要功若為受功而討賊則非誠心也衆皆聽命終
始無獻級至是收復宜寧三嘉陝川等邑右道之賊
聞穀撤去者甚多後誠一復以三嘉之兵付于再祐
以前牧使吳濠為召募官助以穀勢鄉之饒戶出米
擊牛連日餉軍軍穀大振再祐軍踴津上沿江上下
十餘淺灘皆設伏謀望相援賊不敢渡穀邑人民作

農如平日

孤

五月上至平壤

五月命從官進秩有差

又教曰吏曹叅判李恒栢志慮貞亮超然物表顛沛之際尤當大用何可搆以資級遇判書有闕亦可擢補或委他重任卿等知予意也宣

五月留都大將李陽元副元帥申恪邀敗倭兵於楊州

副元帥申恪初從金侁元防漢江侁元軍潰恪從李陽元于揚州收拾散兵適會咸鏡兵使李渾入援合軍成陣遇倭兵散掠閭閻邀擊于揚州蟹嶺敗之斬首七千級自倭犯國始有此捷遠近聞之聳動陽元時在山谷間狀報阻絕金侁元以恪托從陽元而逃

去狀啓請罪俞泓信之請遣宣傳官卽在所誅之宣傳官既行而捷書至上踵遣宣傳官止之而不及宣

五月平秀家焚宗廟

賊初入城宮闕燒盡而宗廟獨存倭大將平秀家處其中夜間多恠從卒有暴死者人言此朝鮮宗廟有神靈秀家懼遂焚宗廟而移寓南別宮宣

五月賊向巨濟右水使元均先潰

慶尚洛道之賊向巨濟右水使元均令虞侯守營馳到白川寺見我國漁舡以為賊艘蒼黃奔潰退遁露梁虞侯聞之督出滿城老少狼籍塞路虞侯恐不得

齊避虜弓亂射有兩孺婦斃於一箭無辜死者甚多
一島將士皆望風潰散南海縣令竒孝謹焚倉庫而
走倭賊尚未犯境云孤

五月先遣聖節使柳夢鼎赴京

夢鼎為使未發而上出幸夢鼎只齎表咨文與譯官
等隨駕至平壤大臣以為告急使臣當行啓請且停
節使適韓應寅自燕京回言闕送節使則皇朝必致
疑也乃議復遣上面諭夢鼎曰致京師爾可先言欲
內附意夢鼎曰中朝疑我款賊若不請援而先請內
附則恐滋其感須枚舉倭變節次具咨遼鎮仍請接

援然後內附之言可縉也上然之具咨以送下瀋

正入閔北時語實鑑
所記不相符更當攷

五月倭賊分兵向閔北閔西

初秀吉分兵八部一部幾十餘萬人分管我國八道
而北方軍識所忌故擇其將最趕勇者主咸鏡道清
正其是選至是秀家留管京城清正由東路向咸鏡
行長義智等由西路向閔西孤

五月韓應寅為諸道巡察使進屯臨津

道路訛言倭人遠來足繭困倒可制挺擊也行朝聞
而信之方恨金侖元不守漢江促令侖元渡津進前

畱復京城命元不致會應寅以奏請使回自燕京西
界上兵千餘人亦至皆嘗虜精銳遂以應寅為大帥
領之進屯臨津相機進戰且令勿受命元節制應寅
殊不自疑過坡州按坡州有誤不見命元馳到津口刻日
進戰宣

五月全羅監司李洸再發勤王兵慶尚監司金晬來
會

十四日洸又發勤王兵十餘萬聚于全州慶尚監司
金晬率防禦使趙倣從事官李晬光助防將梁士俊
十八日來會于全州洸以晬為敗軍將拒之不納已

而見之約束登道以兵使崔遠領軍屯南原以備本
道時徵兵有合松都所下者路梗未達今始來到
而半片常紙細書艱得成字有同村家私札見者皆
揮泣孤

五月全羅勤王兵淳昌王果軍作亂潭陽軍亦潰
淳昌王果軍殿赴遠戰反生亮謀推邢大元趙仁為
盟主據蘆嶺作亂時潭陽府使李景獐亦領軍向全
州為叛氓所逐兵潰已而叛氓復奔回本郡焚鄉射
堂及郡獄郡守金禮國脫身奔告於李洸洸令兵使
討捕時兵使崔遠領兵在南原進向淳昌先令南原

判官盧從岭馳探金禮國已獲趙仁等誅之餘皆不
問孤

五月李洸出次參禮南原求禮順天之兵潰

十九日李洸自全州分道向京一軍五萬名

註寶監作四萬

全州羅州等守令二十餘員洸自將之向蓋山由忠

清內浦而進一軍四萬八千餘名

註寶監作二萬

助防將李

之詩金宗禮及南原府使等二十餘員防禦使郭滌

將之向礪山由忠清大路而進皆期會振威魄運之

數又倍之金晬則孤率手下兵數百

宣從李洸矣二

十日出次于參禮南原求禮順天兵八千餘名一時

潰散亂槍所斃甚多李洸軍官王景祚等拔劍禁斬

潰軍擁景祚至全州得脫南原府使尹安性傳令判

官盧從岭開諭聚送求禮縣監趙士謙等親還本邑

招集馳還及於恩津至龍安全州光州羅州之兵又

潰守令在道招集然未能齊會洸亦在道遲回多有

啟進之意

五月沿海賊陷鎮海固城等處右水使元均退走露

梁招諭使金誠一遣兵擊却之

賊陷鎮海固城本道右水使元均退陣于南海露梁

請援于李舜臣賊嚴言向晉州晉州牧使李璿判官

金時敏避兵于智異山招諭使金誠一聞之馳到本
州境內一空墩插病時敏出待誠一令時敏整軍數
千分隊守城措治軍器賊兵自固城來屯泗川將犯
晉州誠一令軍官勇健者十餘渡江擊逐又分兵進
泊泗川城下絕其樵汲賊退還固城又以前郡守金
大鳴為都台募官共生負韓誠鄭承勳募得六百餘
兵其固城義兵將崔垞等合兵或誘引或設兵夜擊
未久賊衆散向熊川金海等地大鳴等領軍入陣于
昌原馬山浦孤

五月京城賊大殺人民

留京賊一日令殺人示威自興仁門至崇禮門半餉
之傾橫屍盈路經日乃止復嚴禁殺戮掛榜安民
時京城賊書諭江原京畿云大王已逃城中國中今
屬日本故命使价安治各道國士及村民服日本猶
眼前代者豈有異論乎然莫敢在今郡縣官倉之米
穀玉帛絲麻等好矣且某牧主某縣監百姓男女亦
不去某處而請事使价思旃天正壬辰日豐臣秀家
行貞吉城等寄兩道吏戶禮刑工伯等孤

五月守禦使申砮渡臨津擊賊敗死都元帥金侖元
都巡察使韓應寅等退走行在賊遂渡臨津

初命元擺布諸將申砧劉克良李質李薦邊璣等扼
守臨津諸灘防備漸完宣義智等領十餘萬兵殺到
臨津孤相持八九日不能渡宣賊藏兵山谷以示弱
孤一日賊焚廬幕為退遁狀申砧以為賊實退欲渡
江追躡劉克良年老習兵宣詞知賊謀孤力言不宜
輕舉宣詰詬罵老恟孤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
豈以避死為心所以如此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
率其屬先渡遇賊邏騎數人斬之砧軍畢渡賊先伏
兵於山後整陣不動砧進陣以逼之賊一時俱起凡
鈞交接諸軍遂潰克良呼砧欲收陣而退砧不應遂

死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矢盡而
死軍士奔至江岸賊從後所殺或延頸受刃餘皆投
江而死諸灘守軍皆散命元應寅退詣行在賊遂渡
江而西宣莫知倭兵數寶鑑謂哀痛親率二萬出
送者似木多姑隨本載錄以西下兵為十餘萬
五月移洛遼東告急請援

時上下憂惶未有定計李恒福獨力言曰今八路潰
裂無望收拾面令夫以孔明之智見先生無託身用
武之地則請救於孫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無復可
為不如具奏天朝請兵末援廟議皆謂不然緊言天

朝必不肯來救假令來救當出遼廣兵馬遼廣兵胡
獍類也必見橫暴今只有平安一路乾淨復為漢兵
侵擾公私則必赤地乃已此策甚透也會李德馨追
到議其恒祐合叔共力爭於朝堂大臣始聽許論啓
上從之即遣人移咨遼東告急請兵宣

五月京城賊掘宣靖兩陵孤

三道動王兵進屯于振威

二十四日李洸之師次溫陽忠清監司尹先覺卒防
禦使李沃兵使申益先已駐兵于此遂與一時向京
二十六日與郭滌軍皆會于振威兵凡十三萬旌旗

蔽日餽運百餘里京湖避亂之人誤恃駘羊之勢或
有運集者孤

五月前掌令鄭仁弘起兵討賊

仁弘陝川人孤為鄉郡士民所畏服宣初官軍潰散
賊勢長駘直指京城大駕西巡仁弘與前佐郎金馮
朴惺郭趨及其門徒共謀議舉通文于列邑又以門
下河潭曹應仁文景庠權濬等分定有司使之聚兵
又以朴而章文弘道任軍糧募辦而僉使孫仁甲為
中衛將孤仁甲武勇絕倫宣屬所聚軍仁甲戰死於
草溪之沙漠以縣令金俊民代之未久而遁厥後臨

戰定將埋伏襲擊非一二計而如開山之襲安慶之捷星泚井野之圍丹溪攢田之功其尤而恥於告捷多不以報幕下軍功最居人後而其實則嶺南舉義仁弘為首金晬以三嘉章溪星州高靈之軍屬焉孤按舉義之人本書多有聚書其首末於一段不分其年月今姑依本文書之以待更攷

五月倭賊全羅監司稱弔者殺奔昇津郭再祐擊却之
金海賊倭安國寺者捕全羅監司御史都事察訪四行次傳送先文列書一路各邑至于全州率九百餘人將向湖南殺奔宜寧之昇津郭再祐設義兵擊却

之安國寺者賊將輝元謀主僧也孤

五月前府使高敬命前府使金千鎰起兵討賊敬命光州人前為東萊府使千鎰羅州人前為水原府使初賊踰島嶺敬命欲起義兵草檄已成諸友皆不從曰本道官軍尚全勤王不患無兵不相樂者或以托兵誣陷則奈何遂中止及李洸錦沔退兵之後千鎰以書相約欲傳檄殺罪問其罷兵之由然後舉義叔兵敬命報以巡察不勤王誠為有罪如興處置恐妨事體且巡察方將再舉道內士論合辭非之則恐無弔命一道而已洸再發動王兵小民皆曰錦沔

之師無故罷陣今何為再舉勞民乎所在逃潰於是
敬命等乃有倡義之計欲以鎮定人心繕援大軍時
有學諭柳彭老者聞京城失守龍馭西狩晝夜蹄泣
不安寢食共同志幼學楊希迪學官梁大撲往謀于
敬命以倡義敬命喜其先獲欣然從之即日移檄列
邑約日建旗右道則千鑑為大將左道則敬命為大
將彭老大撲為從事正郎李大胤正字崔尚重楊士
衡楊希迪等為募糧有司全羅道倡義彭老為首故
湖南有三倡義之稱孤

五月金應星起兵屬於鄭仁弘

應星高靈人聚軍千餘名屬於仁弘茂溪之戰安彥
之捷星州之焚城沙伐加川之役皆助焉又擊洛江
之賊全艇捕捉多至五六隻仁弘報于招諭使為召
募官幕下所斬亦至三十餘級

五月前牧使金弘敏起兵討賊孤

五月以朴晉為慶尚左兵使

晉時從金晬到溫陽受命還下孤

五月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殲驪江屯賊

豪以江原道助防將擊殲驪江賊屯驪江壁寺以浙
津渡江原監司柳永吉孤召豪還本道豪去而賊始

渡江北上既而豪再來招集州兵見賊屯龜尾浦乘
曉掩襲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州路宣
五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進軍敗賊于露梁

二十九日舜臣夢白頭翁鼈曰起起賊來矣公起即
領諸將進至露梁則賊果來見公退走追至泗川燒
破十三隻賊被箭溺水死者百數是日舜臣亦中丸
貫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釋弓矢終日督戰
戰罷使刀尖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
驚駭然舜臣談笑自若忠

六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敗賊于唐浦及唐項浦

初一日舜臣進陣蛇梁初二日至唐浦前值賊舡二
十餘艘其中一大舡上有層樓高可二丈四面施紅
羅帳閣上倭將着金冠衣錦衣兀坐督戰我師以片
箭亂射倭將墮於閣下遂盡殲諸賊得灑金團扇一
右邊書羽柴筑前守左邊書龜井劉矩守陞孤山錄
翼井流流中曰六月八日秀吉書忠所斬倭將槩是
筑前守也孤日向午諸軍纒欲息肩忽報賊至舜臣
佯為不口竭口急報賊至無數舜臣怒曰賊至便戰時
將士困困竭困頗有違遠色舜臣令曳朝來所捕賊
將所乘舡出於前洋去賊一里許焚之舡中積葉齊

渡江北上既而豪再來招集州兵見賊屯龜尾浦乘
曉掩襲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州路宣
五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進軍敗賊于露梁

二十九日舜臣夢白頭翁鼈曰起起賊來矣公起即
領諸將進至露梁則賊果來見公退走追至泗川燒
破十三隻賊被箭溺水死者百數是日舜臣亦中丸
貫左肩至于背流血至踵公猶不釋弓矢終日督戰
戰罷使刀尖割肉出九深入數寸軍中始知之莫不
驚駭然舜臣談笑自若忠

六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敗賊于唐浦及唐項浦

初一日舜臣進陣蛇梁初二日至唐浦前值賊舡二
十餘艘其中一大舡上有層樓高可二丈四面施紅
羅帳閣上倭將着金冠衣錦衣兀坐督戰我師以片
箭亂射倭將墮於閣下遂盡殲諸賊得灑金團扇一
右邊書羽柴筑前守左邊書龜井劉矩守陞孤山錄
龜井流流守戰六字中曰六月八日秀吉書忠所斬倭將槩是
筑前守也孤日向午諸軍纒欲息肩忽報賊至舜臣
佯為不聞又急報賊至無數舜臣怒曰賊至便戰時
將士困闕氣有有遑遠色舜臣令曳朝來所捕賊
將所乘舡出有有洋去賊一里許焚之舡中積葉齊

發曩當響空絳焰影天賊環視氣奪而退是夜軍中
夜驚舜臣堅卧不動使人搖鈴乃止初四日全羅右
水使李億棋率戰舡二十五隻舉帆鳴角而來將士
方困之際得見援師一軍增舉初五日遂與億棋同
進至四城之唐項浦遇賊一大舡三層樓閣閣外垂
黑綃巾立青蓋賊將坐其中射斬之中舡十二小舡
二十一時撞破斬七級射殺無數賊棄舟陸走初七
日進至永登浦賊在栗浦望見遁走舜臣令諸舡追
捕三舡獲三十六級初九日經詒天成加德等地搜
檢賊逃遁不見遂班師還營捷聞陞資憲忠

全羅左水營營吏告目曰水使去五月二十九日發
營直到南海境露梁慶尚右水使相逢同日泗川舡
滄倭人四百餘名登山結陣立白幟賊舡如樓閣者
十三隻終日接戰盡破舡隻逢箭死倭不知其數斬
一級今月初二日唐浦舡滄倭人三百餘名入浦焚
蕩據險放炮倭舡九隻大如板屋其中一大舡斗起
層樓樓上倭將堅坐不動中矢墜落又斬之其舡所
得分軍件記七軀倭數五千餘名各其名下血染着
署必是軟血同盟盡破其舡斬四十三級初八日巨
濟地栗浦前洋倭大舡六隻追捕又斬三十七級凡

斬八十九級本道右水使及慶尚右水使並斬二百餘級加德天成沒雲臺等處連二日備細搜討并無賊蹤初十日還營

按興一段出於孤山錄而所記大畧與家乘同然則孤山書不知水

營事而所記則相左可知姑記之以備參考

六月前佐郎金沔起兵討賊

前佐郎金沔高灵人初聞大駕西巡即欲奔隨鄭仁弘欲以沔舉義沔以高灵殘縣遂赴居昌居昌士子等已聚跡人若干以属沔沔即令抄發諸軍與郭逵文緯尹景男朴挺璠柳仲龍朴惺等四五日之間聚兵二千餘名守縣北丰峴箱巖木通馬嶺等處自引

大軍出陣于高灵聞賊舡沿江流下督兵邀擊遂獲全舡二隻斬首八十餘級所載之物皆是内帑珍寶也得一金紙障子有光廟御諱及紫服二領赤舄二部送于招諭使知禮之賊將踰牛峴伏兵將李亨戰死沔以居昌乃晋州以上一帶頭腦也居昌不保則十餘邑亦將難保遂定將使守高灵自將居昌之兵以禦知禮之賊以前府使徐禮元為中衛將萬戶黃應男為副襲擊知禮雄據之賊大獲廝徒以裴楔不用命不得盡殲而餘衆夜遁又與鄭仁弘約攻星州之賊兩軍合勢圍之賊自閔寧來援令裴楔遮截其

路而楔不赴故諸軍見賊投大潰汚遂還居昌移陣于知禮分遣伏兵以遏金山之賊使不得衝突居昌監司以咸陽安陰山陰之兵屬焉賊勢方熾戰無虛日監司令晉州牧使金時敏為之助防一日賊又大至過沙卽巖汚躍馬揮鈞告時敏曰國家待公以高秩者要為今日用也有死而已不可退也時敏遂旋馬馳突連射二賊諸軍大呼崩之賊乃退自是金山開寧之賊相繼擄掠自九月至十二月無日不戰將士未嘗解甲或夜斫或誘引大戰十餘合摧却三十餘度其後陞為合之疑誤道義兵都大將孤

六月三道勤王師潰於龍仁李洸等奔還本道初三日三道之師次于水原李洸陣禿城本府之賊聞大軍且至前二日已遁去合於龍仁之賊初五日洸使先鋒白光彥覬賊于龍仁賊陣于縣北山上陣微兵殘勢似孤弱光彥還告曰此零賊也急擊勿失時光州牧使權慄在軍中力言于洸曰京城不遠大賊當前不可爭鋒於小敵以致損折兵威也洸不聽即以助防將李之詩及先鋒守令等付光彥督戰光彥等以為虜在目中肉薄挑戰從卯至巳賊兵不出午時我軍懈體賊倭草伏膝行揮鈞齊發殺入軍中

斬斫死者不知其數李之詩白先度古阜郡守李允
仁咸悅縣監鄭淵等皆被害大軍氣奪初六日李洸
等漸次進兵陣廣教山令軍朝食炊烟縈起賊騎突
至當頭五賊着金假面騎白馬持白旗揮劍直前忠
清兵使申益以先鋒在前望風先潰十萬將士一時
皆散賊數騎追趕十餘里而去李洸等諸將教書印
信節鉞及軍器糧糗倍數餽運之物皆委棄賊一炬
燒之時留京倭將二十餘人各乘銀輪盛列兵衛皆
着紅衣着帽婦女騎馬作雙而出滿道前行連日不
止我軍以為京賊聞大軍之至而退去也厥後被擄

人來言京賊出來截兵於廣州欲俟我軍到揚川北
浦自南掩襲迫逐于漢江聞我軍敗走而止洸等各
還本道孤

六月倭賊以我國降附人分定列邑守宰

各處倭賊以我國降附人為焚蕩列邑之守使之勾
管一境之事以朴茂金為金海僧資熙為密陽資熙
入城誘聚軍民朴晉密捕誅之茂金其後遁出蒙宥
金海東萊等地人民皆附賊殺掠人物淫穢婦人甚
於倭賊金海則如都要諸一村沿江盛居自亂初附
賊為盜或報其平日恩讐言有一書貢入日本磨鍊田

稅或捕蛇以當其稅米倭性喜喫蛇故也孤
六月義兵將鄭仁弘孫仁甲等敗茂溪屯賊
倭賊自昌寧玄風至金山開一條大路充斥上下其
間星州倉實民殷以重兵屯居而茂溪一津在兩間
最為要害乃屯兵津西山上以通水陸之路以此左
右道路塞不通鄭仁弘謂孫仁甲曰茂溪之賊在玄
風星州之間往來相援必先去此賊把絕江路而後
星州可復仁甲然之推仁弘為軍帥前月二十九日
屯兵高靈徵居昌兵約與共事金沔以兵械未完遲
五六日仁弘曰多兵糧少不可引日決意進兵仁甲

先往密探形勢遂定三路進軍之計高靈金應成星
州李承等皆引兵來會本月初四日乘夜進軍兵不
習戰衆情疑懼左突擊將曹應亨率兵踰嶺軍卒虛
驚自潰大將一陣不動回此稍定還集然夜斫之計
不成五日仁弘令右先鋒韓汝鐸左先鋒河宗海引
兵由右嶺直抵茂溪驛高靈代將鄭尚禮由左嶺大
路而進又使前郡守李彥誠按疑是誠字之成定國
領星州軍埋伏安彥驛以絕星州後援之賊鄭彥忠
埋伏於老多村以絕下江之賊仁弘與仁甲率中衛
直搗倭幕賊以所掠財寶滿積茂溪驛舍一炬燒之

奪其牛馬韓汝鐸河宗海奮身力戰倭將達大旗而出見我軍銳盛走入幕中諸軍乘勝四面搏戰燒其屯糧外幕進退齊射賊勢甚蹙以草席苫柴遮蔽自衛然死者甚多初放鉄丸從寅至巳炮聲亦絕只有哭聲而已我軍進逼將舉火燒之餘賊走入江引舡中沉而適數百緡援賊自亥風至時起事之初弓矢未優我軍曉夜進兵皆未食飽困乏之餘忽逢生力兵不敢強戰而退幕中賊六七追來五里許而還後數日捕獲擄人曰幕中賊百四十餘名死者過半餘皆傷箭一屯之賊幾盡於此戰而未及舉火而退由

是賊添兵固守益廣屯幕云仁甲還陣高灵仁弘等還陣攢林俄而合陣于梅村時軍卒不閑軍法自戰場各還其家只有數百跟随仁甲憂之曰軍卒不至惟先生教之遂分檄召聚數日畢至然復散之餘人心不固不敢行罰只諄諭厲戒而已

六月倭賊安國寺者又至雙山驛郭再祐拒却之倭舡十八艘自雙山驛上來乃前日稱全羅監司者也至野津為郭再祐所却退由灵山昌寧將渡歧江曰稱全羅監司又送先文迎待云草溪宜寧等士民恐懼或窺山不出愚民迎候之語郭再祐馳到賊頭

引出士民諭以義理發帑餉士嚴兵設備賊見郭兵
部伍嚴整惧曰此必得津紅衣將軍也無復可渡退
由雙山向星州孤

再祐與安國寺者自罽津隔江相距賊沿江上去再
祐亦挾江追趕至星州安度驛再祐率精兵竊發交
戰被衆我寡僅獲數級而還如孤山再記此事於下面
或疑孤山有兩處所聞
而賊耶并記而待他致

六月平行長犯大同江以李鎰守江
行長歷海西諸郡犯大同江南岸時李鎰自閔東徒
步而至鎰所稱名將雖奔敗顛沛人皆喜其來時探

報賊已焚鳳山備局急令鎰守大同下流鎰總至而
賊兵數百已到南岸鎰令武士十餘人入江中小島
發強弓射之賊乃却之宣

六月上棄平壤

上欲去平壤而未定所向朝臣多言入閔北便上從
之王妃王子先發上出平壤宣十一日也孤留金命
元尹斗壽李元翼守平壤大臣崔興源俞泓鄭澈等
從柳成龍以接候漢官仍留平壤將向寧邊進幸肅
川宣

六月上幸肅川遣李德馨請援遼東

十一日上幸肅川致李恒楬李德馨請上進住寧邊
臣等親往乞師遼東因爭請自往副提學沈忠謙以
為恒楬方在本兵不可遣於是遣德馨宣德馨至遼
東六上書泣訴準請歷

六月平行長陷平壤

尹斗壽等遣將夜擊倭營不利而退倭兵遂渡大同
江斗壽知不可守先出城內老弱婦女賊迫城乃沉
兵屍江中引兵潛出或乘舟下江西宣十五日孤倭
遂入據平壤宣

六月清正入關北執監司柳永立兵使李渾為賊民

所殺

初清正行長等同渡臨津追上行而憲車駕或轉北
行約分路進兵清正勇猛冠軍所領兵尤精悍從谷

山地踰老多峴出鐵嶺路嶺無守兵按以其孤山錄

關北關西時語遂長駟而入監司柳永立退入山峽

不合當更改土兵引賊襲執之兵使李渾奔入甲山叛民偵逐匿

田間土窟竟與亂民相戰而死甲山人又斬府使而

降臨海順和尚兩王子聞賊兵在後疾行向北踰磨

天嶺而去宣

孤山錄云清正過江原殺到天嶺嶺以前人無了遺

咸鏡體察使金貴榮監司柳永立率南兵使李榮北
兵使韓克誠盡聚道內壯弱五萬餘名把守鐵嶺先
鋒之賊連日交戰敗衄清正縞至立斬前鋒將乃令
曰一鼓蟻附敢後者死即自下馬揮劍督戰賊兵敢
死先登勢如風火我軍大潰金貴榮等僅以身免走
向六鎮清正克鐵嶺入咸鏡殺掠之慘倍從他道按
又與寶鑑不同故并錄以待他故然孤山
南人大寶鑑忠清以北之事多不能句實
六月全羅左道義兵將高敬命進陣于全州
敬命傳檄三南及京畿黃海平安道募兵及糧械又
送書于濟州乞戰馬又與金千鎰同送梁山瑋郭玄

奉出師表由海道達于行朝至是率軍進戰于全州
其告道內檄曰茲者勤王之師一潰於錦江返旆之
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蓋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
訛言屢騰衆心驚疑今雖收給散亡之餘而士氣摧
沮精銳銷燬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素揄之效乎每
念乘輿播越官守之奔問久曠宗社灰燼王師之
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本道素稱士馬
精強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韓之勇先朝郎州
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
勇先登斬將搴旗者豈非此道之人乎况近歲以來

儒道大興人皆勵志為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薄恒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思與賊交鋒而鏡為全駟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斯則本道之人不唯深負國恩而抑亦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王靈日張此正大丈夫立身之會而報君父之秋也敬命章句迂儒學昧鞞鈴屬茲登壇妄推為將恐不能收士卒已散之心為一二同志之羞但人臣之義當死於國難而兼以師直為壯不在多寡惟思張膽洒泣戎行為士卒先庶幾少答主恩今月十一日是唯師期凡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

勗其弟糾合義旅與之偕作願勇決而從善毋委迷而自誤其告諸道檄曰頃緣國運中否島夷外信始效逆亮之渝盟終逞句吳之荐食乘我不戒擣虛長驅謂天可欺肆意直上東將鉞者徘徊歧路累郡印者投竄林幽以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至尊憂社稷於汝安乎何畜百年休養之生灵曾無一介義氣之男子孤軍深入女真本不知兵中行未答大漢自是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亮鋒已迫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肆我聖上以太王去邠之心為明皇幸蜀之舉蓋出於宗祀

之至計茲不憚於方岳之暫鞏洛驚塵玉色屢形於
深軫岷岷危棧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甫清正
賴於元老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聖朝凡有血氣而
舍生孰不憤惋而欲死奈何人謀不善國步斯頻註
報字奉天之駕未回相州之師已潰蠢茲蜂虿之醜
尚稽鯨鯢之珠假息城闔回翔何異於幕燕竊據畿
輔跳躑有同於檻猿雖天兵掃蕩之有時亦堯徒逆
逸之難期敬念丹心晚節白首腐儒聞夜半之鷄未
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恋主之誠
不量蚊虻負山之力茲乃糾合義旅直指京都奮袂

登壇灑泣誓衆狔熊拉豹之士雷厲風飛超乘跳閃
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強之使趨有臣子忠
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日敢爰微軀兵以
義名初不係於賊守師由直壯非所論於脆堅大小
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而齊奮咨我列郡守宰諸路
士民忠豈忘君義當死國或籍以兜杖或濟以糗糧
或躍馬先軀於戎註疑有落字釋來奮起於農畝量力可
及惟義之歸有能捍王于艱竊願其子偕作緬惟行
宮逝矣西土廟謨行且有定王業夫豈偏安善敗不
亡穉德方臨於吳分殷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豪

後直持不作新亭之對泣父老後后仔見舊都之回
壘相氣而先登是用數心腹而誕告孤

六月全羅兵使崔遠右道義兵將金千鎰率兵勤王
崔遠發兵二萬餘名與本道義兵將金千鎰兵二千
赴京勤王孤

六月上進幸寧邊遼鎮咨咨許送援兵

上議向北路李恒楸刀爭大臣云進駐義州迎接天
兵不幸則內附徐蜀復國未為失計沈忠謙從其言
當夕請對恒楸復挫言北關只有一條路窮蹙則胡
地之外無可往莫如進駐義州上曰予意本欲內附

當從卿言但中殿行已遠奈何諸臣請速追回乃遣
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則中殿行中亦聞賊已犯北
路不敢進而還遂會上于博川上次寧邊遼鎮遣林
世標益咨許送援兵宣

六月命世子分朝

命世子奉廟社主分朝宣

六月上次定州遣使義州曉諭以駐駕

上次博川翌日促行五鼓到嘉山是夜雨作路黑行
無炬燭從臣鄭徽等不滿二十人李恒楸朴東亮以
兵官前導艱險萬狀至定州遣使義州曉諭以駐駕

後直時不在予之對泣父老後后仔見舊都之回
鑿想耳出予先登是用敷心腹而誕告孤

六月全羅兵使崔遠右道義兵將金千鎰率兵勤王
崔遠發兵二萬餘名與本道義兵將金千鎰兵二千
赴京勤王孤

六月上進幸寧邊遼鎮咨許送援兵

上議向北路李恒楸力爭大臣云進駐義州迎接天
兵不幸則內附徐蜀復國未為失計沈忠謙從其言
當夕請對恒楸復挫言北關只有一條路窮蹙則胡
地之外無可往莫如進駐義州上曰予意本欲內附

當從卿言但中殿行已遠奈何諸臣請速追回乃遣
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則中殿行中亦聞賊已犯北
路不敢進而還遂會上于博川上次寧邊遼鎮遣林
世標益咨許送援兵宣

六月命世子分朝

命世子奉廟社主分朝宣

六月上次定州遣使義州曉諭以駐駕

上次博川翌日促行五鼓到嘉山是夜雨作路黑行
無炬燭從臣鄭徽等不滿二十人李恒楸朴東亮以
兵官前導艱險萬狀至定州遣使義州曉諭以駐駕

本州不即渡遠之意以安軍民遣沈喜壽修理行宮
續遣差官咨報遠鎮且諭李德馨力陳危迫之狀宣
攷事撮要云上至定州聞平壤陷馳咨遠東請內附
未知上所危迫之狀即內附事耶

六月世子進次寧邊府

上以分朝意下教諭中外扈從官司曰撫軍司命宜
從便宜宣

六月孫仁甲設伏于蛇院洞在星州南二十五里不利朴應星
死之

初星州玄風之賊沿江設柵運卜流下仁甲曰蛇院

洞安彥等處可合設伏兵遂埋伏于蛇洞之路是日
賊三百餘名自星州運卜流下仁甲約曰聞炮聲而
發將擊將朴應星違約突出賊衆銳盛我軍敗北應
星與勇士張浩力戰而死應星首先應募勇敢善戰
不幸輕賊而死一軍惜之先時茂溪之戰仁弘仁甲
請兵於金沔沔未及至而仁弘以兵多糧少不可引
日先行及沔沔以獨舉茂溪為不決及是役也仁甲
又請兵于沔沔不送兵且使人止之及敗仁甲頗有
不足之意沔沔又貽書于居昌縣監曰仁甲違衆議設
伏敗軍仁甲聞之大怒曰是欲殺我也擁兵不救咎

歸於我是果君子意耶由是鄭金二軍遂分為兩攻
熙沔鎮居昌以禦牛馬峴仁弘鎮高靈以禦星州茂
溪之賊金致遠李大期鎮草溪郭再祐鎮宜寧沔右
一帶賴而保全金致遠李大期者草溪人其同縣全
兩等募兵屬於仁弘收討茂溪賊至是鎮草溪按金
致遠一處作全致遠姑
依本文書之以待更改

六月郭再祐捕賊艇于洛沔得宮中寶物

洛江賊艇自上流下二艇致沒一艇從槽下去再祐
捕獲斬二十七級所載者皆宮中寶物太祖所着靴
亦在其中再祐即俱傳送于招諭使孤

六月以裴楔為陝川郡守

星州前主簿裴楔為本州假將募兵數百設伏遮截
斬賊頗多廢陞陝川郡守其父前郡守德文亦捕斬
賊僧貧喜者即附賊偽稱判官者也孤

六月招諭使金誠一狀啓辨郭再祐誣

初巡察使陣下武士金敬老金景訥等交搆再祐於
金晬再祐亦憤晬所為及晬還道再祐大痛曰賊來
少無防禦之計勤王不知死國之義謂我道無人敢
舉顏再來吾當移兵先擊之招諭使金誠一峻責乃
止遂移檄于晬曰痛矣哉使我一道潰散使我京師

陷沒使我聖上播越使我生靈肝腦塗地者皆汝之為也汝之罪惡貫盈而汝不自知則是愚人也汝果愚人乎汝非愚人也釀成禍亂至於此挫禿天下之免不足以盡記汝罪罄天下之竹不足以盡書汝罪人皆以刻期築城虐民荼毒為汝之罪節制爭方使賊亂入為汝之罪是不知者之言也內地築城雖失人心而意在禦賊則非汝之罪節制顛倒雖敗軍機而才短於應變則亦非汝之罪也以此罪汝何以服汝之心乎汝罪有一曰迎倭何謂迎倭汝抄一道勇士精兵五六百名以為帶卒東萊之陷先走密陽密

陽之敗又遁伽倻賊過尚州退竄居昌一未嘗勸起將士使之擊賊遂令倭賊如入無人之境卒陷京師於一旬之內自知其身無所容托以勤王逃踰雲峰人可欺乎天可誣乎汝罪有二曰喜敗何謂喜敗老恟曹大坤固不足責然以一道元帥既不救金海之陷未及見倭先棄主鎮退陣得津距倭所在幾百餘里而虛驚潰散竄入晦山書院遂使列鎮各邑望風奔潰則大坤之罪不可不誅而汝不梟首以警人心汝果不知弃城敗軍之律汝罪有三曰忘恩何謂忘恩聞汝祖先十世朱緩七代銀章祿既厚寵亦隆矣

當其同休戚共死生苟能奮忠義之氣發慷慨之心
身先士卒有死之心則凡我嶺南二百年培養之士
孰不忘身效死以雪國恥乎汝乃喜君父之遷甘京
都之陷汝果不知急君之難者乎汝罪有四曰不孝
何謂不孝聞汝父不幸早世真慷慨忠義之士如使
汝父逢今之變必將義兵以復國讐八地英靈想必
冥冥之中痛汝所為憤汝不軌曰豈意無君忘親出
於吾子乎汝罪有五曰欺世何謂欺世汝之方仕朝
廷也朝廷目之以剛果耿直按節嶺南也嶺南稱之
以聰明才藝以剛果耿直聰明才藝之人誠有折衝

禦侮之心則據險守固以過長驅易如轉環而袖手
傍觀曾莫能畫一策設一謀任倭之屠戮則前日之
剛果才藝餌好爵也今日之若愚若恟欲何為乎汝
罪有六曰無恥何謂無恥汝弃嶺南於倭賊踰雲峰
入全羅托跡於勤王之師師到龍仁見倭六名弃軍
糧投軍兇失金貫子而走云是預去金貫子而渾於
軍中使賊莫知也偷生之心平日所定苟活之謀無
所不知矣汝罪有七曰忌成何謂忌成汝在道內汝
無討賊之心故軍心沮喪莫先赴敵幸賴招諭使激
發忠誠鼓動義氣使義兵四起醜類授首人心稍合

穀勢自長掃清區域奉還銜輿拾曰可待而汝乃忘
羞恥忍舉顏再來出師令發節制使義兵有渙散之
心使招諭敗守城之功則前惡既往今罪罔赦嗚呼
北天遼迫道路阻絕王法不行汝首猶全假氣游魂
雖視息於天壤汝實無頭之屍也汝若少知臣子之
分則使汝軍官斬汝之頭以謝天下後世知其不然
我將斬汝頭以洩神人之憤汝其知哉遂又上疏行
朝枚舉前擻曰人或以言道主之過為咎然當平居
無事之日則固不當非其道主如此急亂急亡之際
若皆舍默則是徒知其道主而不知有殿下也使廢

尚一道之民莫非殿下之臣則安忍金晬之罪負殿
下於垂亡之時乎又傳擻一道義兵諸人使之來會
擊斬金晬曰所在守令如或傳會賊晬使其邑人不
得舉義則與晬同誅金晬時在山陰見擻憤駭金景
德又馳告曰再祐欲害令公領大軍來宜速避之晬
即日夜半馳到咸陽令郡守戒嚴列烽燧候望且謂
將佐曰再祐之來應戰防禦勿為恐恟曰軍官金景
訥傳擻于郭再祐曰擻逆賊郭再祐再祐乎汝知汝
之為逆賊耶假托舉義陰謀不軌克謀敗露遺臭億
載之下此非董卓亂賊耶記曰刑不上大夫又曰無一

專殺大夫云則秩崇位高之人雖犯當死之律以人
主生殺之權不輕加之者所以待重臣之道也本道
巡察使身負大罪自上當問非朝廷所可處置况本
道之人其可以法加之耶汝賊乘亂嘯聚教罪傳檄
者不過假托義舉陰謀不軌亮謀敗露預為自全之
計也厥今賊勢鷓張已陷京都塞輿播越廟社丘墟
少有慷慨之志者縱非食糧之人所當枕戈敵愾以
雪國恥而况本道得免兵火之邑洛水以東則未嘗
知其幾陷其否近虜州縣只餘七八零賊鋒屯方據
固城星州金山又陷錦山將陷居昌餘存七八邑比

如將死之人氣息奄奄葉餌不下呼吸不通血色只
在於唇吻生道十分之分一汝賊之心苟出乎義氣
所激則當與巡察使招諭使金松庵鄭來巖兩先生
戮力討賊之不暇而唯以返逆為心欲先除一道之
大將數罪傳檄使不得專意証謀餘存七八邑將見
豺虎之橫行姊妹妻妾盡被擄掠父子兄弟皆為魚
肉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欲齧汝之肉啗汝之肉乎汝
賊之敢為此舉前後狼狽進退維谷不得已之事也
何者汝賊舉兵之初其設心以為當國家空虛之時
多聚無賴之徒結以私恩為我腹心擄掠零賊大振

軍嚴不幸而事定則不失為一代之元勳若幸而國
亡則亦可成羽翼之大功包藏禍心假托義兵竊取
卓溪之官穀攘奪晉州之田稅公然白日肆行盜賊
之事汝黨鄭大成被誅之時巡察使疑汝賊無將之
心盤問幕下倘非安世熙金景訥兩人之刀陳非賊
則汝之頭足曾已異處矣而汝賊之魂亦必與卓追
悔於地下矣事變未出之前巡察不過為一道方伯
方伯之所平不過五六人節制不及於兵水使事變
既出之後聞東萊釜山之陷自晉州馳到密陽密陽
清道等五六官連陷於二三日之內賊犯星州則馳

到高靈賊向金山則馳向知禮路過星州加川里駐
馬村邊招致儒生四五人諭以舉義起兵之意不入
伽倻直到知禮始受巡察之任而所率不過幕下之
人而已招致敗軍逋走之李惟儉斬首竿之請罪不
救金海之曹大坤白衣從軍而督戰金山斬首數百
餘級定將列邑多被俘馘皆由巡察使節制今者賊
已踰嶺京師既陷則領軍勤王之意馳啓于行在僅
率千餘名行到雲峰日招諭使聞全羅巡察之自公
州還下全州未及調兵且從招諭之力止還駐安陰
一見急急來援之有命垂泣誓心獨領百人進止水

原路遇零賊斬首甚多賊乃退去至於翌日賊衆突
陣兩湖巡察皆已奔北而本道巡察使幕下將士已
令赴戰而只有教三人而畧無動色至扶佩劔欲斬
退將獨殿軍後全師而還此非忠憤之奮發耶汝賊
雖欲殺害恣行宵臆朝廷命令尚行於八方大將命
令亦行於一道一道八方之人其皆俯首聽命於汝
賊之手下而忽視巡察之被害乎劇賊衝突之初連
陷巨鎮焚蕩屠戮昇平之民望風潰散為將者無如
之何若林之掇如入無人之境直衝蹂躪闌入都城
此非巡察使不得節制之所致也汝賊雖曰欲加之

罪何違無辭云而敢為亮慘之事既檄於幕下之人
劫行刺客之事巡察委諸狂生之言付之一笑而已
汝賊又檄於巡察使觀其拾意皆是譎張不實而其
中有忠義氣節許巡察之先人可謂天理之不泯處
也自古及今忠義氣節之人當此之時倡象勤王終
始所為一出於大正無偽之道故人不得間行事如
青天白日宋朝之諸臣當代鄭金兩先生是也汝賊
素無可觀之行而托稱義兵陰謀不軌黨其羽翼皆
是陰險無狀凶惡不道之人則今此凶慘之言非獨
汝賊之所為也以汝反逆之狀巡察使馳啓行朝而

熊帟之將拔山之材皆在幕下爭相請纓莫不痛心
檄召諸將縛致轅門梟示不軌汝今來降可免赤族
之禍吉凶禍福之間汝賊黨與各審去就且汝賊平
日所行悖逆之狀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姑置不舉知
悉又檄再祐軍中使各散去三嘉進士尹彥民學諭
朴思齊等通文列邑暴白金敬老搆陷之罪至有彼
軍官輩徒知有迎倭之巡察而不知有討賊之義士
金晬雖傳檄大言而頗有危懼之意密通于招諭使
金誠一及義兵將金沔丐其鎮定沔及誠一俱作書
曉諭時再祐聞安國寺將犯晉州城中請援方領兵

馳赴道見誠一書立馬草復曰再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上書于招諭使閣下今見開諭之帖不勝感
激隕淚之至懇懇之教諄諄之諭無非欲使再祐免
將來之禍誠莫大之功豈但閣下仁愛之至視再祐
猶子而然也抑亦為國之心發於至誠使人人忘身
於討賊也雖然下諭之辭抑揚大過使見之者可喜
可惧再祐則不為之喜亦不為之惧嗚呼閣下之為
巡使謀可謂忠矣只恐巡使之為閣下謀不如也巡
使亦人也豈不自知其罪巡使之言閣下可使之改
也巡使之事閣下可使之改也未知巡使之心閣下

其能改之乎雖閻下之至誠厚德終莫能改巡使之
心則再祐恐莫須有之言必發於巡使之口也閻下
夏再祐之必陷不測之地再祐恐閻下之亦終不克
也以閻下之愛我猶以非倫不軌疑之况他人乎况
巡察乎况與再祐爭功者乎再祐知隕身滅族之禍
必至而猶此不已者出天之性不可卒改憤鬱之心
未能遽回故也然而閻下為君父之所遣則閻下之
教即同王言也何敢執一己之見而違閻下之教乎
晉州告急須兵到介金院軍務紛擾萬不一一其後
金晬復狀啓言文德粹之上書其異姓三寸侄李魯

之所拾輝而魯之妾女婿郭再祐自稱郭越之子平
無賴人三百餘名突入草溪官先縛典守官人打破
官庫米麵油清真末等物全數偷取又破司倉庫門
軍糧穀物盡數散出分給黨類又偷宜寧新反倉穀
如草溪所為晉州田稅舡四隻公然掠奪分給四隣
以為酬恩之資且曰李魯文德粹皆以一家相連之
人三憾挾勢魯則日在再祐之側教諭謀害不有餘
力且於再祐檄中逐条辨明以再祐之言為誣陷招
諭使金誠一馳啓曰宜寧郭再祐起兵討賊之事已
曾累次啓達矣今者意外之變出於計慮之所不到

司所處之宜挫為痛惡再祐乃故通政郭越之子
高曹趙植之孫壻也中間業武去而讀書質朴無文
居喪致哀鄉曲皆以孝子稱之變生之初聞兵水使
相繼遁走賊之將犯密陽也監司金晬乃謂節制之
帥不當在圍城之中乃退還靈山旋向章溪再祐奮
然曰兵水使遁走而不為行刑今又賊出左道而退
走章溪監司亦可斬也杖劍欲邀於路鄉人刀禁乃
止厥後右兵使曹大坤及防禦使助防將守令等一
皆望風奔潰旬日之間賊犯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
此黃入賊立京貽禍君父皆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

常常大言一朝散家財募壯士其妾諫曰奈何出浪
死計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散給戰士之
妻子家業曰此蕩盡不免饑餓乃托其妻子於其妹
夫許彥深卒所募壯士殷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為
發狂其時宜寧章溪兩邑賊敗空官而宜寧官庫則
已經焚蕩再祐軍乃發章溪及新反倉穀以餉軍陝
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兵使下令捕之應募
者聞皆有散去意臣到界之初貽書招之軍乃再振
自是一向擊賊不問眾寡必先登馳突故所率戰士
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必看紅綃帖裏具堂上

同知所處之宜極為痛惡再祐乃故通政郭越之子
南溟孫壻也中間業武去而讀書質朴無文
居喪致衆鄉曲皆以孝子稱之變生之初聞兵水使
相繼遁走賊之將犯密陽也監司金晬乃謂節制之
帥不當在圍城之中乃退還灵山旋向草溪再祐奮
然曰兵水使遁走而不為行刑今又賊出左道而退
走草溪監司亦可斬也杖劍欲邀於路鄉人力禁乃
止厥後右兵使曹大坤及防禦使助防將守令等一
皆望風奔向日之間賊犯京闕再祐扼腕慷慨曰
此輩護賊京貽禍君父皆可斬也稠人廣坐之中

常常大言一朝散家財募壯士其妾諫曰奈何出浪
死計再祐大怒拔劍欲斬之妻子衣服散給戰士之
妻子家業曰此蕩盡不免饑餓乃托其妻子於其妹
夫許彥深卒所募壯士穀言擊賊鄉人聞之皆以為
發狂其時宜寧草溪兩邑賊敗空官而宜寧官庫則
已經焚蕩再祐軍乃發草溪及新反倉穀以餉軍陝
川郡守田見龍以賊論報兵使兵使下令捕之應募
者聞皆有散去意臣到界之初貽書招之軍乃再振
自是一向擊賊不問衆寡必先登馳突故所卒戰士
勇氣百倍無不一當百戰時必着紅綃帖裏具堂上

笠歸自蹄紅衣天降將軍馳馬掠陣往來倏忽賊雖
齊放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
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以示無懼或於山藪多設疑
兵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射殺之
或逐賊舡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
最於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
敢登岸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五穀
之盛無異平日道內餘民至今保存者再祐之功居
多忽聞三道師之潰於水原有似發狂之人危言妄
語無數發說巡察雖貽書廉美啓聞上切亦不回意

人或以取禍戎之則必按劍而怒忽今移檄巡察營
門歷數其罪殷言欲討且通文列邑義兵將諭以討
罪之意臣聞之驚愕不覺瞿然失席巡察移問于臣
令宜寧官囚臣竊念再祐實有逆心則方握精兵非
一力士之所捕若無逆心則一書足以開悟卽下手
書于再祐譬曉多端金河亦貽書戎之再祐翻然聽
聞開晉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已為發去再祐以一箇
道民欲犯道士至於穀罪移檄自謂為國憤然跡涉
亂民即為除討宜當而再祐當舉國陷沒之餘能以
孤軍奮勇擊賊道內殘民倚為干城今以亂言即加

笠歸自踈紅衣天降將軍馳馬掠陣往來倏忽賊雖
齊放鐵丸亦不能中或於馬上擊鼓徐行以為行軍
節度或令人吹笛鳴笳以示無懼或於山藪多設疑
兵吹角鼓噪或處處設伏寂若無人賊至輒射殺之
或逐賊舡臨岸追射無日不戰戰必獲勝斬馘之多
最於諸將射殪者不知其數賊亦謂之紅衣將軍不
敢登岸作賊宜寧三嘉兩邑人民皆安業力農五穀
之盛無異平日道內餘民至今保存者再祐之功居
多忽聞三道師之潰於水原有似發狂之人危言妄
語無數發說巡察雖貽書褒美啓聞上切亦不回意

人或以取禍戎之則必按劍而怒忽今移檄巡察營
門歷數其罪穀言欲討且通文列邑義兵將諭以討
罪之意臣聞之驚愕不覺瞿然失席巡察移問于臣
令宜寧官囚臣竊念再祐實有逆心則方握精兵非
一力士之所捕若無逆心則一書足以開悟卽下手
書于再祐譬曉多端金沔亦貽書戎之再祐翻然聽
順州危急乃提兵馳援已為發去再祐以一箇
道民欲犯道士至於穀罪移檄自謂為國憤然跡涉
亂民即為除討宜當而再祐當舉國陷沒之餘能以
孤軍奮勇擊賊道內殘民倚為干城今以亂言即加

誅戮則保存餘城禦賊無計軍民未知其罪一時潰散臣敢為彌縫之計再三戎勅已為從煩而得罪於都巡察使恐難相容惹起他变臣聞乙卯倭变時全羅監司金澍自灵巖出走前水原府使尹箕時以儒生在圍城中欲拔劍斬之澍不為怒談笑處之論者至今稱箕之勇而多澍之能容今再祐之事雖甚狂妄心實無他監司亦如澍之所處便帖然無事故貽書金晬使之善處則無可虞之变但金晬已以叛賊啓聞又以他人拾噉為言若果如此加罪非但渠不服罪一道人心恐難收拾極為痛迫渠之忠義奮發

之狀奮勇討賊之功布著於一道兒童走卒皆稱郭將軍且善於用兵有將帥之才若小緩狂妄之誅則必有成效臣不幸受命之後再逢此变臣四月中取路湖南到雲峰縣湖南之人以巡察使李洸緩於勤王欲討之有密言于臣臣以大義折之即議于金晬欲通于李洸以備之晬曰彼以勤王之緩欲討之可謂義士也若誅此人人心益激李洸處不通可也臣從其言而止今再祐之事政類於此晬苟以處湖南之義處再祐則事無難處者矣臣乃金沔戎勅再祐之書渠答書并為謄書上送孤

六月上至宣川遠鎮先送游擊史游叅將郭夢徵領兵來援

上至宣川遠東游擊史游叅將郭夢徵領兵一千來
到林畔館上具禮服就見再拜謝曰一國存亡係在
大人惟指揮是俟史游等曰我等不及救平壤祖總
兵將至當相會議事即領兵還屯義州 時遠東巡
按御史李時孽遣指揮宋國臣移咨于我有曰甬國
圖為不軌又曰八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八路郡
縣何無一人之倡義何日陷某鎮何日陷某州某人
死節某人附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立嫡以長中

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何往而以第二子為世
子乎逐一具錄以報天朝自有開山大將軍炮
神火標槍猛將精兵霧列星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
况文武智勇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凶萌雖有蘓
張鞅睢之徒復生於世安得窺天朝之淺深乎上對
差官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國與賊通謀為此恐動
之言也謂指揮曰當委遣陪臣回報也指揮出謂譯
官曰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親見國王面貌故使之
來見真偽耳咨中所言皆假設之辭勿怕也 宣
六月上幸義州

二十二日幸義州以牧使衙舍為行宮 宣時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員四五人司僕員三人自京至義州終始不離後皆錄功而上終不任以職事 宣

六月遣知敦寧鄭焜壽請大兵來援 劄作八月未知上臨遣諭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卿其勉之 宣

六月倭賊犯湖南陷茂朱錦山龍潭鎮安

時全羅道防禦使郭滌陣錦山助防將李由義陣八良李緬鄭陣六十兪張義賢陣釜項金宗禮陣冬乙巨合防守待變至是賊知禮犯湖南有跡人五六名自稱青鶴將軍白鶴將軍埋伏射殺賊少退俄而有

大賊闖入茂朱縣沃川賊又向錦山郭滌退入郡內請援于監司李洸發軍八百名定將領送賊入錦山郭滌金宗禮退屯高山賊分據茂朱錦山曰焚蕩龍潭鎮安等地時有人自賊中來言此賊乃前日在昌原稱全羅監司發先文者也為紅衣將軍所阻過由星州知禮至此云本道搜括遺丁分道防禦是時二十三日星州賊七百餘名出陣羊亭欲探伽倻山又一枝由知禮向茂朱焚蕩順英等村又固城賊千餘名出屯城外 狒

六月全州戒嚴

李洸在全州以本州人文臣李廷鸞為守城將聚傍
邑兵戒嚴又傳令南原集兵守城時本府士子等募
聚散卒稱鄉兵推前牧使丁焯為將

六月助防將李由義南原判官盧從玲

移陣

于錦山松峴

以備錦茂賊衝南之患也李洸又使羅州判官李楄
男金堤郡守鄭堪等為伏兵將把守熊峴全州前萬
戶黃璞聚自募軍二百餘名助守峴在全州鎮安之
界也

六月義兵將孫仁甲擊沿江賊溺水死以金俊民代

之

陝川義兵將孫仁甲聞草溪馳報賊舡流下星夜進
兵又聞草溪義兵已滅江賊遂引還未及御鞍草溪
報追至江賊又大至仁甲刻期馳赴且報于鄭仁弘
仁弘遲明發行賊舡十二隻重載所掠物流過草溪
草溪高靈軍孤弱不敢捕仁甲與之合勢大戰盡殲
之一舡急棹遁去沙灘水淺不能急刺仁甲乘勝入
水追之沙頭溶軟連人和馬溺水一軍慘沮無意斬
級大慟而還蓋此時軍不習戰非主將身先士卒則
莫肯赴敵故仁甲每戰輒先自突鋒以至失一良將

士卒莫不垂涕村巷聞者亦皆悲泣事聞贈判書仁
弘請金俊民于監司為假將俊民初為巨濟縣令度
起之初修繕城地以為死守計金晬托以動王帶卒
軍官矣龍仁潰還之後尚在監司麾下至是仁弘遣
權濬請晬乃許遣之孤

六月金誠一以玄風人前郡中收弘為本縣義兵將
激召義兵

時玄風等邑水郡巨族皆憂入伽倻德裕等山誠
一傳令召嚴弘為玄風義兵將郭趨為召募官且移
檄吏民使之赴義孤

六月下教諭嶺南

王若曰予察理不明政失其要仁靡實有而澤不下
究土木連日重困民力宮闕不嚴因民細利至於外
方山澤亦被勢威野占群怨喁喁予昏不知惟念邊
圍之虞築城鑿池鍊兵繕械期衛生靈免於賊鋒民
計孤此益積人心因此益離敵兵近境望風先潰保
民之終為籍寇之資興言及此無地自容予惟嶺南
實是人材之府庫父老教忠孝子弟習詩書金庾信
之慷慨平亂金春秋之挺身赴敵皆是本土之人列
郡六十餘區豈無忠義之士惟爾士庶乃祖乃父鴻

士卒莫不垂涕村巷聞者亦皆悲泣事聞贈判書仁
弘請金俊民于監司為假將俊民初為巨濟縣令度
起之初修繕城地以為死守計金晬托以動王帶卒
軍官矣龍仁潰還之後尚在監司麾下至是仁弘遣
權濬請晬乃許遣之孤

六月金誠一以玄風人前郡守嚴泓為本縣義兵將
激召義兵

時玄風等邑水郡巨族皆夏孤伽伽德裕等山誠
一傳令召嚴泓為玄風義兵將郭趨為召募官且移
檄吏民使之赴義孤

六月下教諭嶺南

王若曰予察理不明政失其要仁靡實有而澤不下
究土木連日重困民力宮闕不嚴因民細利至於外
方山澤亦被勢威野占群怨喁喁予昏不知惟念邊
圉之虞築城鑿池鍊兵繕械期衛生靈免於賊鋒民
怨曰此益積人心因此益離敵兵近境望風先潰保
民之孤為籍寇之資興言及此無地自容予惟嶺南
實是人材之府庫父老教忠孝子弟習詩書金庾信
之慷慨平亂金春秋之挺身赴敵皆是本土之人列
郡六十餘區豈無忠義之士惟爾士庶乃祖乃父馮

濡國家厚息一朝臨亂乃欲棄予予不汝咎汝寧忍予孤

六月皇朝賜犒軍銀二萬兩

時遼人訛言朝鮮其倭同叛佯為假王嚮導以來故先遣林世祿來探于平壤及上去平壤連咨遼鎮請率妃嬪子女陪臣內附遼東巡撫御史郝杰奏云據擒兵終養正稟報朝鮮踴稱大國世作東藩一遇倭變賊至望風而逃倘彼國社稷失守突爾來奔其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外眼失仰賴之心細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專擅之義倭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為

嚮導若挾詐闖入貽害非常則作何處置兵部尚書石星覆題請令該鎮差人宣諭至意使知來奔則復國無期倭遂占據固守則援兵可待倭自敗回令之住劄彼界險阨以待天兵之援仍諭本國多遣陪臣弭召勤王之師以為恢復舊疆之策不得甘心敗沒萬一該國危急來奔亦難盡拒宜勅令容納亦須量名數無過百人奉皇命曰倭賊陷沒朝鮮國王逃避朕甚愍惻援兵既遣差人宣諭彼國大臣着他盡忠護國督集各處兵馬固守城池控阨險隘力圖恢復豈得坐視喪亡聖命特下而遼鎮猶未釋疑遣宋國

臣來驗國王真假然後遼鎮信之朝論亦多異同石
星銳意應援我使申點方在會洞館星呼至庭出遼
東報度文書示之點即呼慟朝夕大臨呈文兵部先
請援兵柳夢錕至哭訴于兵部請速發援兵星感
其意皆復帖慰諭比之申包胥星意益堅兵部奏遣
拾揮黃應暘來覘上迎見于龍灣館應暘索倭書驗
之李恒福先已將辛卯通信使賈回倭書來故出以
示之其中文字有已經咨奏者應暘叩膺出涕曰朝
鮮皆上國受兵而義穀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
乎遂以歸報兵部星大喜東援之議乃沒宣

六月分慶尚道置左右監司

蓋以嶺南地廣賊從中路連營左右道不相通故也
宣以李聖任為巡察使 時盈德縣監安璉報于右

巡營曰左道列邑盡為賊窟惟盈海府使韓孝純龍
宮縣監禹伏龍禮安縣監申之悒各守孤城云云三

邑拒賊稍遠之故非緣死守拒戰而然也孤山以分置

左右監司一段記之五月事而寶鑑則在六月未
故移錄於此兩南之事以孤山日月為主朝廷及

忠清以北之
事從寶鑑

六月湖南義兵金千鎰領兵進陣水原

自三道軍潰畿內全被殺掠多附賊入都千鎰糾義

臣來驗國王真假然後遼鎮信之朝論亦多異同石
星銳意應援我使申點方在會洞館星呼至庭出遼
東報度文書示之點即呼慟朝夕大臨呈文兵部先
請援兵柳夢錕至哭訴于兵部請速發援兵星感
其意皆復帖慰諭比之申包胥星意益堅兵部奏遣
拾揮黃應暘來覘上迎見于龍灣館應暘索倭書驗
之李恒福先已將辛卯通信使賈回倭書來故出以
示之其中文字有已經咨奏者應暘叩膺出涕曰朝
鮮皆上國受兵而義穀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
乎遂以歸報兵部星大喜東援之議乃度宣

六月分慶尚道置左右監司

蓋以嶺南地廣賊從中路連營左右道不相通故也
宣以李聖任為巡察使 時盈德縣監安璉報于右

巡營曰左道列邑盡為賊窟惟盈海府使韓孝純龍

宮縣監禹伏龍禮安縣監申之悺各守孤城云云三

邑拒賊稍遠之故非緣死守拒戰而然也孤以分置

左右監司一段記之五月事而寶鑑則在六月未

忠清以北之

六月湖南義兵十鎰領兵進陣水原

自三道軍潰必全被殺掠多附賊入都千鎰糾義

族數千北上上命授掌隸院判皮事兼蹄倡義使千
鎰至水原據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姦民畿內士民歸
赴者衆宣

七月龍潭賊向長水助防將李由義等遁去南原潰
初二日賊自龍潭向長水助防將李由義等棄師而
遁南原判官盧從岭馳還本府報言賊已過長水即
將衙屬避送于南山外山洞村曰入妙峰寺從岭亦
以單騎遁去守城元軍八結烟戶軍及鄉兵皆啟府
使尹安性獨留待變而其實賊兵未嘗至李由義潰
軍及境內之人入城中掠取倉穀軍器教坊官廳一

時蕩然尹安性知賊不來旋馬馳入斬其尤者下帖
各坊使之來納掠物而前日金沔郭再祐倭艇所奪
宮中之物金誠一以南原距賊稍遠送而藏之至是
全數蕩失其後李洸使幕士拿致盧從岭杖之孤

七月前都事趙憲起兵討賊

初自謫所蒙恩還沃川村舍朝耕夜讀以為生涯及
聞京城失守車駕西狩慟哭奔走招集義旅初四日
建旗鼓于公州應募者千餘人孤

七月鎮安賊向全州李洸出陣于萬頃臺

初五日賊兵自鎮安向全州李洸使李廷鸞領本府

兵守城自領各邑軍出陣于萬頃臺山城時洗移関
于招諭使云錦茂之賊又犯全州或稱監司或稱按
撫使專以招集為事所過各邑愚氓爭相趨附錦山
龍潭尤甚云云孤

七月慶尚左兵使朴晉進死真寶

晉自湖南至右道路阻不得進至是自高灵夜渡洛
江間行至密陽豐角招集散民晉前為府使故願從
者五百餘人卒茂陽縣監金玉奉事金大虛等二十
餘人欲往據安東行到新寧聞安東已陷以新寧義
兵將奉事權應銖為助戰將轉向青松得達真寶安

東人進士卒敬立來見細陳安東地勢及賊屯形止
曰言賊兵不滿萬人猶可圖也晉曰吾所將僅八百
餘人皆下道之卒未諳本府道路須加募近地人以
本府人為前駟然後可以進攻未可輕易舉事孤時
庇安賊付榜招民安業云若有可訴之事進于開寧
吾將軍陣未書 天正二十年七月日安藝宰相代
完戶元次三寶元忠時輝元屯開寧則庇安之賊想
是其管下也孤

七月三嘉人學諭朴思齊等起兵討賊
朴思齊兄弟募兵得九百餘人奉事盧欽儒生權滢

丹城人權世春權濟等亦起兵金誠一大喜即日馳
啓以咸安人李瀨為召募將時郡守柳崇仁已棄城
走至是還官與之共事瀨募兵十餘屬之郡守以拒
昌原鎮海之賊每戰輒歸功於郡守思齊以奉事尹
鐸為代將領其軍付郭再祐以捍梁山昌原往來之
賊孤

七月義兵將高敬命進陣連山其防禦使郭涼約攻
錦山留後賊

前月二十三日敬命自全州發向礪山密與將士議
曰錦茂之賊已向龍鎮此必有意於全州南原也若
然則大軍盡去本鎮則當留老弱守後而已我軍自
珍山出其不意殲盡餘黨躡踵追擊則賊進不得據
退無所歸狼貝中路自致荒山之敗耳曰留礪山不
進令恩津連山軍糧輸納于礪山至是進陣連山其
防禦使郭涼約共進討李洸使軍官請敬命回兵共
守敬命不許自連山進珍山方抄精銳分道偵探洸
又傳令郭涼馳進涼不從隨義兵向錦山 時敬命
檄李洸曰島夷構孽乘輿遠狩中外所恃只在湖南
而纔奉告急之命遽散勤王之師節下之心必有所
謂而節下之跡無以自白朝廷雖曰隔絕而一

道人言亦可畏也屬者龍仁之潰寔有先鋒之敗而
節下身為主將難免其責節下今日何以為計莫疑
若字能收東隅之失慰南顧之憂使既往之愆與化
具逝自新之善曠方策不惟聖朝撥亂反正之期抑
亦節下轉禍為福之日本道義兵初向北路擬清妖
氛以迎銜輅聞尹左相領西北精兵討留京之亮醜
北方之事庶保無虞按以時人心擾惶故自朝廷及
尉勉者甚多故轉相訛惑者至於動兵本無
李光弼郭子儀者類故雖無損益然若有李郭之將
豈非大而可憂耶而湖西之賊轉入錦山防禦之兵尚
以留住龍溪未聞有一人誓眾而前者節下以時苟

不廣集軍兵大張聲勢哀我湖南一方生灵舉將駢
首於鋒刃之下矣節下上不能恢復神州不草自保
障江淮一朝鯨鯢盡殲翠華旋軫以一紙教書布告
遐邇不獨湖南之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節下亦
何以為效忠捕過之地乎節下倘以屯賊慄悍難與
爭鋒分兵守險以遏其衝時出奇兵以挫其銳賊性
輕躁不得持久不出旬日大功可成同為王臣共為
國事彼我無間形勢相倚各有所見合要詳量善自
為謀毋貽後悔高從存其擬與宰相書曰自聞梁山
密陽連陷之後賊兵乘勝已有長駟之勢識者憂其

擣虛直上莫不寒心巡察之在羅州也人皆望其尅日提兵入援京師光州牧使丁允祐亦往見巡察力言勤王之意而巡察漠然不以為慮丁公閱默而退一道之人徒自扼擊憤惋而已及聞徵兵有命蒼黃失措盡散一道之軍使之躡赴礪山而師期太迫兼以霖潦連旬列邑守令恐被後至之繼在道驅迫晝夜兼程飢渴俱逼至有自縊於道傍其艱楚之扶若是之甚而不敢怨叛蓋知勤王事急以義興師故也巡察到公州聞京城亦守乘輿西幸即令一軍官手持傳金牌奔馬來呼曰罷陣罷陣諸軍莫不愕眙有

一二守令馳入公州見巡察言不可罷陣之意巡察不從於是諸軍一時皆散慢罵盈路咸曰巡察意不在勤王而徒勞我輩為也自是眾皆闕然始有散志如水沛然莫之禦也及其再徵兵也諸軍在道潰散者相繼雖或招集旋集旋潰至于再三而不止如光州則朴君光玉奔走開諭收拾散亡令賤子從厚曰厚分領到水原戰所交付于光州牧是時巡察在道遲回諸軍到振威留宿四五日人皆兩立譏有至於龍仁之戰賊兵少勢窮結陣于山頂險絕之處設柵自衛忠清巡察節度全羅巡察防禦之兵眾可十萬

叢甬小醜足以一麾撲滅而不幸白光彥諸人輕敵
先登一時陣亡然而大軍尚全策勝不難而忽見三
賊挺身直前忠清節度之兵先潰諸軍緝之火藥統
筒戰馬舉以遺賊敬命親見戰士四五人言之甚詳
不約而同長城縣監白守宗所言亦同古今天下兵
敗者非一而未有如此可痛可惋可愕者也巡察僅
以身免由忠清內浦到臨陂即馳閃道內列邑徵發
精兵欲由海路達疑落行人皆恒擾莫肯應命雖或
抑而駁之終必潰散如前無疑矣巡察今在恭仁托
稱有議事檄召左水使李舜臣茂朱助防將李緝鄭

皆會于恭仁恭仁去左水營與茂朱路皆絕遠當此
賊兵壓境夜在呼吸之頃未知巡察所議者何事也
敬命時在全州見緝鄭馳過又得各官傳報賊倭入
茂朱屬縣焚蕩民家賊舡二艘又犯煩天一境戒嚴
蓋賊倭用我人為謀故乘虛而竊入也歷觀巡察使
前後舉措則實未知其意之欲何為也今見崔都事
鐵堅時任全羅都事權府尹遂州時任全羅府尹亦曰巡察之意莫測
其由可怪之甚也可痛之甚也當初兵使崔合聞義
兵之起喜形于色凡可以相濟者不遺餘力其時巡
察出境故兵使牒報于巡察請以各官餘軍罷分給

于義兵以此起軍之後畧得些少軍器于所過列邑
率皆歸弊不用之物而數亦不多一行所帶軍官亦
未盡分給况戰場臨急之用乎今聞巡察自龍仁潰
散之後每諉以本道人心悍惡惟歸罪於潰兵以為
他日自解之計及義兵一起應募者雲合巡察意甚
不樂至以擅發軍庫為名吁可異也亦可怕也凡守
令之願徒於義舉者亦多掣肘於巡察使為義不終
守令亦有承望風旨多方阻截以沮赴義之心至有
捉囚應募者妻子而猶復相隨不肯捨去誠可悲也
茲者諸道勤王之師無一與賊交鋒者致令兩京灰

燼終至於以賊遺君父翠華飄轉遠狩咸關區區所
恃惟在義兵一舉而巡察之意如此朝廷隔離千里
之外天門九重叫閤無路深恐抱怨自陷於不測之
誅也所賴遠近聞風響應勇夫壯士重壘四集惟思
灑泣原野以白此心而已主辱臣死古今通論成敗
利鈍非所計也惟願相公通察鄙生一片赤心勿令
曲端究死幸甚

孤

七月義兵將曹悅成天禧等復昌寧

先是昌寧生負辛邦楫忠義衛成天禧正字成安義
幼學郭趙等聚軍七百餘名設伏擊賊相縶敵至

是保人曹悅成天禧等領千餘兵圍昌寧終日交戰
有一賊騎白馬桶為邑宰乃射之立斃越三日賊焚
柵遁去宜寧前牧使吳濠開諭一縣得軍二千餘名
孤此按義兵將出處孤山記之甚胡亂此亦不分明然姑記之以待他故

七月鎮安賊踰熊峴伏兵將金堤郡守鄭湛死之
初都伏兵將羅州判官李栢男陣中峰黃璞守其上
鄭湛守其下李洸加將添兵以助軍勢至是初八日
黎明賊數千負旗揮刃直上陣前將踰嶺犯全州喊
殺連天放丸如雨栢男等死拒軍皆殊死戰賊兵稍
却日出後賊復大至漫蔽山谷約可萬餘肉薄而登

分運入戰白刃交錯飛丸雹落勢如風大賊魁乘白
馬樹紅旗董率其衆直向陣前鄭湛射之一矢應弦
而倒賊披靡而却俄而黃璞矢竭力盡潰入羅陣賊
兵乘之衝突上嶺羅陣亦潰裨將遽進謂湛曰可少
退觀勢湛張目大叱曰寧可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
潰走與從事官李蔚等若干人堅立不動發矢盡杜
發必中中必疊雙是日湛所獨殺幾百餘級既而賊
四面圍合湛遂肉薄而死李蔚亦死之栢男等且戰
且退屯于嶺下安德院寶鑑作安鎮院和湛隨李洸勤王兵
自合州罷還常憤憤泣言曰主將之意未可知可歎

提義旅徒車駕而陸路阻塞且郡非沿海之邑本無舟舡若何而致達於吾王之所乎每對食輒悵然遲御而謂將佐曰一蔬一菽莫非吾王之賜而吾王播越飢渴已逼惟我其甬忍享此饌豈敢安心乎又曰吾受聖恩已厚况有一子可承家事以死報國有何所憾我志沒矣君等見我為也曰嗚咽泣下至是得湛屍於積骸中衣間有書姓名以辨之蓋其志平日所定也孤事聞贈官旌閭宣其所殺倭將寂為魁傑乃賊所稱全羅監司者賊為文祭之慟哭而歸云孤按賊所謂全羅監司者即安國寺姜沅啓中有安國者歸日本云則所謂全羅監司以此非全羅監司者可

知此時賊之向湖南者監司外或稱按撫使或稱聚熊峙戰七之尸埋路邊作數大塚書其上曰吊朝解國忠肝義膽宣

七月倭賊犯全州監司李洗遁去慶基殿參奉洪汝栗奉太祖睥容走行朝

初九日賊進兵焚棄陽驛翌日擢兵于完山城外李洗遁向金溝萬頃臺兵一時潰散賊見我軍奔走疑其襲後即夜遁還錦茂方賊兵衝突慶基殿孤參奉洪汝栗孤山云姓者奉太祖睥容由海路達義州上哭祭于行宮移安于鈔香寺命賞汝栗六品職宣後光

海七年九月奉還于全州孤

七月尚州人進士金覺校書正字李垓起兵討賊孤

七月光州牧使權慄移檄列邑擬攻李洸不勤王之罪

慄差南原守城將領兵未守移文道內列邑擬攻李

洸不勤王之罪孤

七月義兵將鄭仁弘金俊民敗倭兵于安彦寶鑑作

是茂也
小地名

金俊民初來未有所試軍星州加里縣李弘宇軍伊

傳山高靈陝川軍軍伽川醒州名西文勳軍亦在星州

咸聽仁弘約束仁弘將邀擊安彦之賊其俊民領二

千八百餘名屯于星州大橋川上仁弘令軍中必值

大賊然後乃發以先登擊賊窮追多殺為頭功射賊

賊死者為次要功斬級者為下是曉大雨不能舉事

回軍還高靈村舍仁弘曰宗社丘墟賊勢日增吾輩

舉義本欲戮力一戰以效敵愾之志事機連延坐消

時日天又不助今日又如是以實無狀為國誠薄之

致其將奈何曰哽咽哭不成聲俊民動容起拜曰今

日之事已無及矣明日若晴則當竭心盡力死生唯

命即傳令更定約束夜半進軍傍蛇院洞安彦之路

而陣藏兵六七處相去一二里仁弘亭中衛結陣高
阜俯臨指揮督戰翌日賊又自茂溪向星州約四百
餘往來之賊日如此賊牛馬百餘馱多藏旗幟連亘數里或着
金銀假面金銀甲冑或衣鷄羽衣放炮舞劍而來人
皆膽寒有頃陝川左先鋒應炮突起賊徒屯結路左
斷峰頭以上馱居中炮劍列置前後金俊民鄭邦俊
率射手千餘馳下山一時發射賊亦吶喊揮劍而出
當前一倭將騎駿馬衣鷄羽着假面揮大劍領大劍
手數百大叫突至我軍驚却賊將所騎馬啼疾如飛
翻登山上諸弩俱發中馬後脚馬即奔逸倭將落地

我軍即斬之奪其馬餘賊敗遁高靈自南來之星州
軍自北來之俊民邦俊自後追殺混戰伏兵四起喊
聲振谷左右山上矢下如雨賊盡棄輜重旗鼓炮劍
為殿向星覘而走不意伽川軍又突出賊無意抗戰
諸軍追殺二十餘里僵尸相續流血盈野餘賊走踰
星覘星覘迫近星邑還整軍而還以將令不貴斬級
首級不多所奪卜馱百五十餘匹日月大旗三秩葉
凡等物甚多所奪駿馬額間有肉角長寸餘善走如
飛俊民常騎之其最大劍則於柳板塗金者也不久
俊民又領兵近薄老多村乃茂溪陣外也賊堅守不

出不得攻而還未幾茂溪賊撤去合星州孤
七月義兵將郭再祐收復昌寧靈山

玄風昌寧靈山等地賊連雲結陣為上下之路以達
星州再祐抄精銳數百引進玄風或觀兵山上或馳
馬城外百爾挑戰賊終不出再祐設一柄五枝炬乘
夜登嶺一時舉火光照賊陣又擊鼓吹螺放炮吶喊
衆口齊應曰天降紅衣將軍在此明將接戰盡殺乃
已其無悔即滅火潛退明曉視之則玄風之賊夜已
遁矣是舉適其安度之復同時故賊亦恐懼而遁越
五日昌寧之賊亦聞風撤去惟靈山之賊恃衆不動

再祐告于金誠一發三喜宜寧陝川軍三嘉則尹鐸
領之以為繼援宜寧則再祐領之入陣于賊屯葑舉
分為三寨而再祐居中賊百餘騎直犯中堅再祐畧
不動連射倒先鋒着甲者五六人髑兀如雨再祐安
閑自如士卒以身翼蔽殊死運戰賊死甚衆餘賊暫
退城中望見戰酣一時齊進尹鐸軍潰賊乘勝蹙之
再祐勢不適且進且退登山回避賊亦不敢窮趕而
去遂乘昏招集散兵無一死傷責尹鐸不救先潰之
罪將斬之鐸頓立功自效於是遂更為約束曰明日
不利又明日不利則限三四日期於必勝翌日曉頭

再拓領軍再入遣人偵探則城門洞開烟火寂寥疑
其有詐平明使人覘之則賊焚幕而遁矣自以昌寧
一路賊騎縝絕惟中路密陽大丘至仁同善山為賊
往來之路矣孤

七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等大破倭艇于閑山島及
安骨浦

是時倭艇自梁山發舟師向湖南李舜臣隄右水
使李億祺慶尚左水使元均各促所領而進宣初八
日至固城見乃梁遇賊先鋒三十餘艘而其後群艇
無數蔽海忠元均徂於前勝直欲衝擊舜臣曰宣此

地海隘港淺不可用武欲誘致大海而破之令諸將
佯為退北賊乘勝追之至閑山島前海面甚濶賊艇
必集舜臣揮旗鳴鼓促令還戰炮箭雷發烟焰漲天
頃刻之間腥血赤海賊七十艇隻擄不得返人謂之
閑山之捷是後也被擄人還言龍仁師潰後京中賊
相謂朝鮮無人而獨舟師為難平秀家揚臂大言自
當而來閑山之賊是也又熊川人諸未曾被擄往日
本為書記時見對馬島所報書曰閑山之戰死者九
千餘人云事聞舜臣正憲按隻擄不返則未將必死
日本自如被擄者之言初九日聞一枝倭艇屯安骨
恐是黃唐不可信也

浦舜臣又與億棋均進至賊所則賊累船以鐵蔽以濕綿為死戰計或持丸登岸或在舟力鬪我師乘銳摧之賊不能支岸者走舟者死破燒四十二船忠

七月安集使金功遣諸將分守諸城

功在茶川以訓練奉事權希舜為義城守城將傅士黃曙為豐基守城將前縣監李愈為醴泉守城將幼學朴淵為義興守城將一邑軍務各自勾管列邑守令遁去故也李愈與安東生員金翌進士金允思定虜衛安叔等各募里中丁壯以禦多仁之賊功至安東士子品官至者五千餘人乃以前都事安齊前檢

閱金涌為守城將以出身權詮為領兵將曰傳令各邑窺伏守令還官視事時賊鋒尚遠而守令輩任自逃窺獨禮安縣監申之悵聚軍官門鉗馬待度捕斬士賊守守倉庫孤

七月昌寧梁山賊出陣江邊郭再祐設疑兵擊却之金海賊五百餘艘移泊薺浦昌寧梁山之賊出陣于江邊或稱宜寧倅或稱章溪倅將向兩邑郭再祐設疑兵擊却之此疑是未收復時事孤按孤山得疑是李舜臣開山戰而後無所見

七月命都元帥金命元等收散卒屯順安以拒賊

賊初入平壤兵約六七千招誘亂民作兵守城更不問西路蓋曰列屯兵分所領不多畏為漢兵所薄也由是命元其李元翼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復成軍容其韓應寅進次順安防守斧山院覘界自此順安以上吏民還集宣先是有讖云倭亂七年自釜山至斧山胡亂十年自鴨綠至鴨綠至是倭之作賊不過地讖記之言亦不盡誣矣孤

七月遼鎮遣總兵祖承訓等攻平壤不克

遼鎮遣捨兵祖承訓叅將郭夢徵游擊史游王守臣

戴朝弁等領馬兵三千攻平壤不克游朝弁中死承訓退遼東誣告遼鎮方戰時鮮兵一陣投降賊陣故戰不利上遣使伸辨宣

七月平安道香山僧休靜等起兵討賊

行朝招香山僧官休靜使募僧為兵靜招聚諸寺得數千人以弟子義巖為捨攝領屬元帥為穀援又擲弟子閑東惟政湖南處英為將各從本道起亦得數千人惟政有瞻智教使倭陣倭人信服僧軍雖不能接戰而善警備勤力役不先潰散諸道賴之宣七月清正盡陷咸鏡道執兩王子及諸從宰臣

清正入北界時臨海順和兩王子與首相金貴榮判書黃廷或承旨黃赫南兵使李榮及諸朝臣許銘等並其內眷潛聚會寧之地同道生負陳大猷與本府官奴鞠景仁同謀密通于清正清正不意夜襲盡執送京城回過豆滿江焚蕩野人六十餘部而還孤於是南北閉皆陷于賊宣

七月義兵將高敬命討錦山賊兵敗死之

時賊自全州退據錦山厚陣自固宣初九日敬命以所募兵六七千與防禦使郭滌合軍為左右翼進屯錦山城十里敬命先發精騎數百直趨賊所贊繼郭以

源所

軍官金廷昱傷馬退走賊兵乘之我軍退走敬

命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遂還慶賊兵於上城焚城外官私廬舍又放震天雷巡燒城內衣廩及孤賊所館舍宣賊使被擄婦女汲水救火又引軍突出義軍四面圍攻賊多死傷而官軍不肯助戰會且日暮罷還是夕郭滌罪諸將之戰不力者遣珍山守來議明日之事敬命子從厚謂敬命曰今日我得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相機更來出入困賊可也今與賊對壘野宿恐夜驚之患敬命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為國死賊耳何傷是夜賊果謀犯義兵邏卒聞有

人淺水穀遣一卒候于田中賊以為覺其謀遂退走
翌日黎明官義兵俱進去賊五里許止陣官軍戰北
門義兵戰東門曠謂之敬命遣八百餘人挑戰未
合孤賊知官軍陣脆悉衆以出奮擊官軍宣先鋒靈
巖郡守金誠憲遽策馬遁光州與德兩陣皆已被圍
官軍大潰敬命望見官軍之潰令軍中持滿以為獨
當之計義軍之出戰者見官軍之潰退入中軍中軍
洶擾忽一人後至驚呼曰防禦走矣義陣遂崩潰敬
命嘗曰吾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
右請敬命騎馬逃避敬命曰吾豈苟免者哉左右扶

上馬而旋墮馬馬逸麾下有儒士安瑛者故判書李
後白之外孫也以書記在軍中下馬授敬命步而隨
之從事柳欽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免乎曰未
也欽老遽策馬還入亂兵中敬命顧曰吾必不免爾
可馳出欽老曰吾豈忍棄大將而救活耶遂不去俄
而賊鋒及之敬命竟死之欽老瑛俱以身翼蔽而死
敬命次子曰厚欽整已潰之師在陣死從厚馬躓與
父弟相失不知父弟之死遂馳出得不死潰卒不知
敬命存亡稍稍求集及聞其已死皆呼泣而散南中
士民知其不知皆相吊痛惜之郭深走還全州李洸

以前嫌奏敬命事不實其後李廷諫為巡察廉奏甚
忤上在龍灣聞敬命等舉義而來動容嘉悅除工曹
叅議兼招討使賜書勞之及敗死事聞上震悼贈禮
曹判書後加贈資成旌閭又曰其門生朴之孝等疏
請建祠于光州賜額褒忠曰厚贈禮曹叅議從厚後
從喪次起兵誓復父讐轉戰嶺外晉州城陷時投江
而死後亦贈都承旨孤

七月陽城庶人洪季男起兵討賊

季男陽城人忠義衛茂秀之妾子也有膽勇善騎射
至是其父茂秀起兵擊倭築壘山頂俯臨陽安教

邑之地屯兵伺賊東西鈔擊多斬殺賊不敢入其境

京畿界湖南按南疑諸邑賴之起授水原判官兼助

防將宣

七月湖西前察訪朴春茂起兵討賊

時湖西義兵以趙憲為左義大將以春茂為右義大
將金千鎭在水原慮清州鎮川流賊梗路送宋濟民
還湖西聚兵屬趙憲以清梗路之賊且通來援之兵孤

七月湖城監叔兵兩湖水路勤王

叔兵得二千餘名由牙山舟于西海向行在孤

七月錦山賊犯梨峴光州牧使權慄同栢縣監黃進

拒擊大敗之

先是李洸以慄為權稱都節制權公遺事使之進兵
珍山梨峴與同插縣監黃進同守至是錦山賊數千
犯峴慄等遂據峴大戰孤賊攀崖而上進依樹禦丸
射矢如破發無不中終日文戰進中九少沮宣賊乘
釁已躍入砦內我軍驚將潰慄率將士縶之挺鈎大
呼親冒矢石進亦扶瘡更戰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
賊兵盡棄器械大敗而走孤伏尸流血草木為之腥
臭賊稱朝鮮三大戰梨峴為最李插男黃進由此著
名宣按插男即熊時戰將而寶鑑熊時梨峴之戰
同載一段其末結之以此語或是熊時亦入三大

戰耶故有以云
云耶當更放

七月以高彥伯為揚州牧使

彥伯喬桐鄉吏登武科從軍擊叛胡有名從都元帥
為將領有斬級功自清還揚州聚兵圖賊上特加堂
上拜揚州牧使使保護陵寢彥伯募壯士據山頂險
處時出抄擊零賊賊以大衆搜索則彥伯善伺機避
匿賊終莫能害彥伯常伏兵諸陵時有射殺故賊嘗犯
恭陵彥伯逐之諸陵獲全上賞其功累加階以樊之宣
七月高敬命麾下召聚散卒推前府使崔慶會為將
敬命麾下士子等召聚散卒八百餘名推和順人前

府使崔慶會為將二十六日建旗鼓于光州以鶻字為章標由右道收兵向南原曰稱右義兵通文列邑崇煥柳彭老安瑛以為激勸孤道內士民多附之忠七月寶城人任啓英起兵討賊

初湖南官義兵並舉勤王一道空虛克賊乘間衝突湖南危急於是啓英與朴光前及綾城縣令金孟楸等傳檄募兵以虎字為章標回發寶城向南原行收兵得千餘人為守禦之計孤

七月金千鎰崔遠轉進仁川

千鎰遠領兵自水原向仁川徵援本道李洸以助防

將李由義珎島郡守宣居怡等領軍二千馳援八月初一日向京畿孤

八月義兵將權應銖等敗賊于朴淵

賊自水川稱封庫御史向新寧安東義兵將權應銖與鄭大任鄭世雅曹誠等遇賊於朴淵大捷斬馘甚多獲兵器錢穀文書等物 時昌寧清道賊自稱節

制使密陽賊自稱國王一時上未修治道路云孤

八月義兵將權應銖等復水川

水川義兵士子等罔滅本郡屯據之賊計策已定請援于權應銖洪天賚應銖天賚章教邑兵其申海鄭

大任曹誠並進永川耀兵于楸坪賊追至江邊而還翌日又如之賊閉門不出又翌日諸軍合勢進圍攻破城門踴躍鼓噪而進賊惶怖走匿官倉乃日風縱火燒殺殆盡或投水溺死斬數百餘級兵使朴晉馳啓應銖陞通政孤為防禦使宣大任為醴泉郡守曹誠等諸人賞賊有差孤

八月義兵將金沔破逐知禮賊

初三日金沔討知禮屯據之賊燒殺殆盡湖南義女多在彼擄哀乞救生並皆燒殺我軍死者五十餘人餘賊屯向星州星州軍勦滅無遺孤

八月安東賊出屯于豐山朴晉入據其城

先是賊分據軍威義城安東醴泉等郡四出焚蕩矣自永川殲滅之後軍威之賊扶向開寧義城安東醴泉之賊引類退屯於豐山九潭嶺晉自青松入安東未幾豐山之賊亦退令于尚州左道人民稍有生意矣孤晉為兵使收拾餘兵分遣諸將進勦截殺勢稍張行朝奏牒相繼上甚重之曰予恐晉輕戰而死嘗欲召晉西赴為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不便而止宣八月慶州義兵將金虎等敗賊于奴谷虎中槍死慶州無官長招諭使金誠一在右道傳令本府人訓

鍊奉事金虎為都大將前縣監朱士豪為召募官進士崔臣隣為召募有司虎等業已聚軍討賊至是益自奮礪初二日賊五百餘騎自彥陽至奴谷虎等領軍一千四百餘人圍而角戰虎中槍死餘人戰猶不退賊奔回本府大陣我軍追殺斬五十餘級慶州前後之捷無出其右孤

八月都元帥金命元使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贊平兵進攻平壤不克

時元翼等屯順安召集千餘兵精銳頗多防禦使金應瑞別將朴命賢等將龍岡三和甌山江西沿海諸邑之兵萬餘人列二十餘屯以逼平壤之西時鈔擊零賊至城外而賊終不出別將金億秋將水軍據大同江口中和別將林中樑領二千兵築墨屯守行朝以為平壤賊勢衰而我軍足以進取又不可等待唐兵促令進攻於是三路俱進遇探賊射殺數十俄而賊兵大至官軍驚潰江邊勇兵多折傷三戰皆不利退屯本所宣

八月東宮自伊川下手書諭金千鎰

東宮與領相崔興元等自寧邊趨定州秘歷黃海轉向江原晝伏夜行苦不可言至是稅駕伊川聞湖南義兵至京畿勤王手書送金千鎰云云予叨承權攝

之命俾資恢復之策自有原薄恐未承當遠離大駕
今已千里只滄泣而已今日國事十去八九日夜惟
望勤王之師而久無敵息方惟悶迫之際得聞諸公
倡義興師已迫京城云此實天地宗社默佑而然也
宗社存亡唯在諸公戮力之如何活國救民懋樹大勳事孤
八月召金晬為漢城判尹以招諭使金誠一為慶尚
左監司誠一狀啓言本道形止且請仍留右道

啓曰五月以後臣四度狀啓曰道路阻塞一未回還行在
竒別無由得知日夜痛泣今聞平壤又復失守大駕
移幸義州東宮回駐安峽五內盡駭罔知所為臣除授

左巡察日月已久教書印信尚未來降必是寇賊充斥
道路難通之所致左道賊勢六月旬後興海清河盈德
盈海真寶青松安東禮安奉化豐基榮川醴泉龍宮
十餘邑尚未經賊今則龍宮醴泉安東禮安奉化已
為陷沒大槩三十餘城無一寸乾淨地臣雖渡江而
東更無着足處自度生之後左右道中分踰令不通
左道段無人倡率討賊賊尤無忌憚乃以土地為已
有之邑穿造家治田為久留計臣通文于各邑擇
士識者差召募官武弁有才者為假將靈山定
虜衛辛邦柱生負辛邦揖昌寧忠義衛成天禧正字

之命俾資恢復之策自有原薄恐未承當遠離大駕
今已千里只滄泣而已今日國事十去八九日夜惟
望勤王之師而久無聲息方惟悶迫之際得聞諸公
倡義興師已迫京城云此實天地宗社默佑而然也
宗社存亡唯在諸公戮力之如何活國救民懋樹大勳事孤
八月召金晬為漢城判尹以招諭使金誠一為慶尚
左監司誠一狀啓言本道形止且請仍留右道

啓曰五月以後臣四度狀啓曰道路阻塞一未回還行在
竒別無由得知日夜痛泣今聞平壤又復失守大駕
移幸義州東宮回駐安峽五內盡駭罔知所為臣除授

左巡察日月已久教書印信尚未來降必是寇賊充斥
道路難通之所致左道賊勢六月旬後興海清河盈德
盈海真寶青松安東禮安奉化豐基榮川醴泉龍宮
十餘邑尚未經賊今則龍宮醴泉安東禮安奉化已
為陷沒大槩三十餘城無一寸乾淨地臣雖渡江而
東更無着足處自度生之後左右道中分踈令不通
左道段無人倡率討賊賊尤無忌憚乃以土地為已
有各種邑字造家治田為久留計臣通文于各邑擇
士子有字召募官武弁有才者為假將灵山定
虜衛辛邦柱生負辛邦楫昌寧忠義衛成天禧正字

成安義及第成天裕保人曹悅幼學郭趨彙武辛義
逸各聚軍六百餘名設伏擊賊連次敵馘本月初四
日曹悅成天裕等合兵千餘圍掩昌寧終日交戰射
殺騎白馬邑宰稱弼之倭越三日賊焚柵遁去新寧
權應銖於臣未通文前已為起兵討賊曰差義兵大
將前月二十七日承兵使朴晉之令與河陽義將申
海率四邑兵討水川據城之賊殲殲無遺河陽新寧
義興軍威義城之賊皆已出走安東之賊移屯任內
豐山縣朴晉入據府城方謀進攻玄風靈山之賊亦
有可攻之勢令高靈陝川草溪義兵擊玄風昌寧軍

軍寧兵攻靈山事已為約束郭再祐前已收復玄風
云則賊之去來不可常故也右道則前佐郎金沔領居昌兵守本
境以備金山茂末之賊令假將前主簿孫承義前守
門將諸洙等分守高靈以拒星州之賊前掌令鄭仁
弘為假牧巨濟縣令金俊民為假將領幼學李大期
全致遠所募兵共守草溪及江上往來之
賊奉事尹鐸領卒朴思齊等所募兵守宜寧鼎津及
新 縣幼學郭再祐奉事權鶩等卒其所募兵及前
牧使吳濬所聚兵守靈山昌寧玄風及江上往來之
賊晉州判官金時敏督卒軍官及前郡守金大鳴等

所募兵以禦固城鎮海之賊咸安郡守柳崇仁恭原
縣監李邦佐泗川縣監鄭得悅昆陽郡守李光岳等
各還其城多有戰守之功咸昌尚州知禮善山金海
昌原鎮海固城外賊不敢侵犯今月初三日金沔平
金海府使徐禮元等火攻知禮燒殺擄倉之賊餘賊
遁還金山金沔等時方便備火具與金山義兵將博
士呂大老假將權應星等欲協攻同郡初七日昌原
府使張義國與恭原等兵進圍本府斬賊十餘級咸
安餘賊敗走金海軍糧尚有餘儲義國入據其城鎮
海固城之賊皆失舡隻便為窮寇以死自守晉州咸

安之兵累攻不利水使元均棄鎮之後只有戰舡四
隻請全羅左右舟師三次水戰並皆大捷斬馘累百
級破舡百餘隻燒溺死者無算賊大惧嚴言欲指湖
南而終不動渡海者必登山瞭望西海無舡然後乃
發變生之後戰功無出於兩道水使之右今又聞湖
南舟師大至將討諸島六月中全羅監司稱踰倭自
昌原直到咸安欲渡耳寧之昇津為郭再祐所遏即
還金海欲寇居昌為金沔所却由知禮向茂朱縣與
忠清道賊合入錦山連陷茂朱龍潭鎮安諸邑全州
之危迫在朝夕賊幸不利而退千餘名潛還本道金

沔伏兵于知禮之境不意尾擊賊乃敗走自是賊不敢復來多入于沃川境餘賊時留錦山茂朱而湖南之人不敢駭逐賊穀言欲合諸處倭再入為寇云兩南人不敢動王討賊歸咎於巡察此道則郭再祐乃敢移檄于道主臣僅能鎮定湖南則光州牧使權慄等以李洸不能行公譏有討賊付諸相忘之域數其罪通文于道內大槩本道形勢左道如前所陳臣雖渡江事無可為在此則猶可撐柱一分成命已下義不可遲留即已通文于左道竄伏守令等處使潛師迎候俟其報至欲杖劍渡江死生以之伏聞天兵大

至恢復有期臣若須臾無死及見回鑿蕩平之日雖坐之軍興之罪萬萬滅死無悔抄

八月崔遠金千鎰將兵入梗江華抄

八月皇朝命賜犒軍銀二萬兩發兵來援

初祖承訓既敗行朝大震遣使遼鎮請援相繼兵部題請奉聖台朝鮮素效恭順為我屬國有寇宜坐視遼東鎮撫官即發精兵二枝應援仍發銀二萬兩解赴彼國犒軍大紅紵絲二表裡慰賜國王乃遣將張哥功拔銀糴葛糧搬到義州以濟軍餉遣參將尚志領南兵屯北崖而大兵猶未出尚志有勇力

沔伏兵于知禮之境不意尾擊賊乃敗走自是賊不敢復來多入于沃川境餘賊時留錦山茂朱而湖南之人不敢駢逐賊穀言欲合諸處倭再入為寇云兩南人不敢動王討賊歸咎於巡察此道則郭再祐乃敢移檄于道主臣僅能鎮定湖南則光州牧使權慄等以李洸不能行公譔有討賊付諸相忘之域數其罪通文于道內大槩本道形勢左道如前所陳臣雖渡江事無可為在此則猶可撐柱一分成命已下義不可遲留即已通文于左道竄伏守令等處使潛師迎候俟其報至欲杖劍渡江死生以之伏聞天兵大

至恢復有期臣若須臾無死及見回鑿蕩平之日雖坐之軍興之罪萬萬滅死無悔抄

八月崔遠金千鎰將兵入梗江華抄

八月皇朝命賜犒軍銀二萬兩發兵來援

初祖承訓既敗行朝大震遣使遼鎮請援相繼兵部題請奉聖旨朝鮮素效恭順為我屬國有寇宜坐視遼東鎮撫官即發精兵二枝應援仍發銀二萬兩解赴彼國犒軍大紅紵絲二表裡慰賜國王乃遣將擊張哥功拔銀糴為糧搬到義州以濟軍餉遣叅將李尚志領南兵屯北崖而大兵猶未出尚志有勇力

能舉千斤故弼酪千斤甚有威名 宣

八月義兵將趙憲復清州

憲其數十儒生募得千六百人公州牧使許頊得義僧靈圭使率僧軍助憲憲合軍直薄清州西門賊出戰敗却還入憲將麾衆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卒寒慄憲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耶遂退陣于對峯以臨城中是夜賊燎火樹旗為疑兵空營而遁 宣

八月以光州牧使權慄為羅州牧使

八月晉州判官金時敏等收復沿洛列邑

時敏與前兵使曹大坤泗川縣監鄭得悅等襲擊泗川固城鎮海之賊賊稍稍遁去咸安倅柳崇仁恭原倅李邦佐領軍追擊射殺甚多賊走入兵營諸軍乘勝進圍賊宵遁時敏遂復沿道列邑孤還遁晉州為固守計事聞擢時敏為晉州牧使 宣陞晉州判官金時敏本州牧使時敏當度初以巡察之令率輕騎五十餘人赴靈山邀擊于鵲院 疑有誤斬退將尹鐸咸安郡守柳崇仁皆潰退所領軍百餘名盡死崇仁獨投江泳出而來時敏解衣衣之其之同還金晬使軍官傳令曰賊已向固城路從速過絕時敏即馳向固

城賊已雄搜不得進還本州士卒皆已潰亂稍稍還
集軍穀漸振時敏與士同甘苦為死守計聞泗川搜
城賊將犯本州遂與曹大坤領精卒千餘直到城下
堅壁不出明日又進兵遇賊十水橋距縣五里許人
皆死戰斬數級射殺甚多賊退走追至城下而還由
是士卒氣倍未幾賊宵遁合固城之賊時敏與諸軍
約束欲襲擊固城遂抄精兵陣于州南永善縣夜半
合軍叩枚潛踰大屯嶺曉至城下鼓喊耀兵賊畏縮
居數日夜遁其鎮海賊合撤向昌原三城連復軍穀
大振至是為牧使金沔聞時敏得士心使之領兵來

援時敏即率精兵千餘馳赴與沔擊金山賊斬數十
級數日又進戰斬級亦多時敏中釘傷足沔為之泣
下未幾金山等處賊相結遁去時敏還官按孤山再
下面寶城郡守規賊敗還之下一事再記者似由於
前後所聞詳畧不同之致考其出處則皆註以慶尚
巡營錄一箇之營錄如是再記有可段各為一事而
再記孤山之效類尤可再記是兩段各為一事而
事跡相類耶姑記于此以備人來告倭問晉州舍穀數
又問全羅道路程及美女所在處不知
以倭將向湖南耶抑亦欲取晉州耶
八月行朝遣郭玄梁山璫還仍踰兩南加諸將爵
金千鑑等所送郭玄梁山璫由海路至是始達行朝
奏事山璫又上疏敵策上數引見慰諭拜工曹佐郎

遣還面諭曰歸語高敬命金十鎰爾等及時恢復
俾余得見爾等面目有日也蓋此時敬命敗死狀尚
未上聞故也且令李好閔製教書二通付山璫分踰
丙南其踰湖南書畧曰自聞李浣潰於龍仁無復有
南望待救之念茲聞高敬命金十鎰等糾義旅數千
與節度使崔遠兵馬二萬進住水原云予之不德何
以得人死力至此今遣山璫等還報惟爾多士諒予
苦意予雖仁不及民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不以
愛民恤物為第見近來邊徼多釁軍政廢弛申飭中
外嚴加隄備實不料城益高國勢日卑池益濬而民

怨益深加以宮闕不密而網民細利刑獄失中而怨
氣傷和王子占山澤之利小民失業民宜咎予予有
何辭茲分有司悉加罷還凡此之類亦宜予所盡知
者哉予之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寧欲
自為犧牲謝天地宗社百神之靈矣予之咋指既已
如此惟爾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同理惟新又曰爾敬
命等既次畿甸切宜相勢合力收復京都糗糧告匱
京湖倉廩任爾取給軍器告盡京湖器械任爾足用
其各勉之令拜敬命工曹叅議加招討使進平鎰掌
隸院判浚事加倡義使朴光玉等以下各除官進賤

先

有差念爾忠義不待爵賞予所推恩此外無他至可
領之更加戮力又遣寅城府院君鄭澈為忠清全羅
等道都體察使爾等其聽節度各迪果毅龍灣一隅
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息復
秋涼乍動邊地早寒晤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
如水滔滔教到其各有憐於戲天生李晟復城闕之
有待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缺亟副雲霓之望免予
霜苦露烈然則寶鑑金千鑑判決事之命亦當在初到水原時
兩入拜爵論書始見於此未幾何故以孤山錄考之
則兩入起兵在五月晦間至六月晦全州千鑑向京
畿寶鑑書千鑑等道至水原在六月晦間則十餘日

之問行朝似難及知千鑑等舉義狀而官誥及到水
原草非封爵之命始出於山璫奉表至行朝之後而
寶鑑則預書之耶現寶鑑以此論書中畧其踰嶺南如
其官封一段尤似然矣當更攷他書湖南末云頃聞右監司金晬退北龍仁左監司金誠
一在晉州募勇左兵使李珪被斬以朴晉為忠勇而
代之右兵使曹大坤衰以梁士俊代之邊應星為左
水使未知諸負各歸本道有宣力經營事耶左道則
寧海一帶右道則晉州君子邑尚得保存此不猶愈
於一成一旅乎本道人民信厚素多忠義爾多士苟
相奮勵則未必不為恢復之根柢也聞鄭仁弘金沔
朴惺郭趙宗道李魯盧欽郭再祐權養李大期全

雨等倡合義旅得衆已多裴德文又殺賊僧贊熙云
益信本道忠義在今日猶未艾也况再祐布置異常
殺賊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云予尤竒之恨予聞名之
晚也湖南亦有高敬命金千鎰等糾合義兵數千集
本道節度使崔遠兵馬二萬進屯水原方謀恢復京
畿令其徒梁山瑋等水陸間關馳奏行在予見奏法
然一慰而一悲也今者山瑋等還憑付此書使之委
曲傳到其諒予苦意即者清秋戎節太白方高軍容
口在殺氣以傾忠義所向何敵不摧甬士衆當自量
力雖不得其敬命等合力北上亦宜沿道設伏左右

特之清定一方召集老弱然後并力京城來迎乘輿
則甬士衆生享義名澤流子孫願不衛歟今陰鄭仁
弘濟用監正金沔陝川郡守朴惺工曹佐郎郭再祐
繼谷察訪郭起禮省寺正李大期全兩等各除官進
賤有差以表獎之云云孤教書以路梗閱數月來到
士民聽宣讀無不感泣宣時鄭澈自謫所蒙恩隨在
行朝亦付山瑋貽書敬命曰生還忍見今日事衣杖
淚淚盡血緒尚忍言哉忍言哉梁佐郎山瑋來聞見
倡義興師來到壘山不唯故舊私情倍深嘉悅天顏
有喜百僚動色無乃祚宋之天默佑而然耶更須勸

氣前進一意恢復奉迎奎輅惟日望之激謬膺都體
之命將以明日起程而路梗為慮方有姑寢之意未
知如何出場也紙盡言長姑此不宣有合及此書皆
未和而敬命已死矣亦面按教書閱數月仍至云而
領兵杖者則未知何故或是諸將取名已前日事
而恐亂中不得傳達故以此教書中并及前後除合之
事以爲所密之地然而誠一之狀啓乃見他教書非見
此諭後所出之不然則孤山之記誠一狀啓於下面
郭起有誤郭趨也寶鑒
八月削奪全羅監司李洗忠清監司尹先覺官白衣
從軍以羅州牧使

八月使權慄為全羅巡察使公州牧使許項為忠清

巡察使 孤

八月寧海府使韓孝純為討捕使

教旨曰慶尚左道尚為完保只緣道內無監兵水使
朝廷殷聞不通故人心無所緣屬雖有奮義之人難
於統率左監司金誠一日道路不通尚未知去處而
事機甚急今以爾陞曹上無討捕使誠一未及赴任
之前爾其倡率郡縣任討賊之事且訪問誠一所在
處急速赴任合力討賊長鬐縣監李守一當列邑奪
潰之時斬馘之功可嘉亦陞堂上其餘有功人亦照
例論賞此教以路梗閱三四朔孝純為左監司時始

到孤

八月寶城郡守等覘賊于錦山大敗走南平縣監韓諄被害初九日事軍人死者五百餘人孤

八月慶尚左監司金誠一狀啓請令舉義諸人依前領軍

狀啓曰臣既為左道監司右道之事不宜啓聞而第臣自忖主管義兵今若委以常規目擊可虞不為照達實非人臣之義以此冒陳當初金沔起兵于高靈居昌鄭仁弘起兵于陝川兩軍各自擊賊軍役亦張今者蒙恩沔為陝川郡守仁弘為濟用正三邑之軍

皆失其帥無不解體誠非細患姑待事定間各率其軍曰茲討賊前郡守郭起為草溪假守善於治官軍民愛戴咸願為真郡守鄭訥不知所在請令起回守本郡前牧使吳濬為召募官開諭一縣聚兵二十餘人除出老弱以給其保打造軍器以備戰用宜寧一縣為一道保障賊不敢窺覩此數人之功道內所共知事係義兵敢越次上瀆孤

八月以羅州判官李福男兼本道助防將

八月湖南右義兵將崔慶會左義兵將任啓英皆會南原措捕錦茂賊

慶會以南原人前僉使高得賚為副將募得南原人
幾六七百兩軍回到長水留屯遣副將措捕錫茂賊
孤

八月崔遠金千鎰等討賊于長湍大破之

初京畿避亂朝紳及義兵等皆在江華見兩軍動王
欣然生氣屢勸討賊兩將亦有師老之虞遂與本處
兵合勢渡江覘賊于長湍賊藏兵示弱諸將急合軍
人下陸拏捕賊兵四起勢如風火我軍大敗死者無
數千鎰等僅以身免單舸奔還後數日送人戰所密
令招集免死竄伏者僅得千餘人孤

